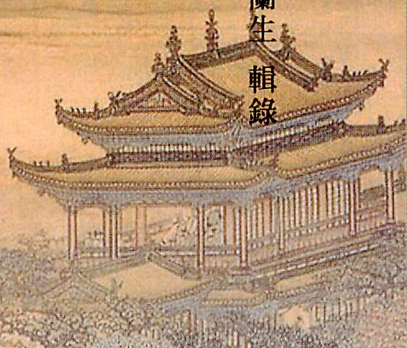




清·金蘭生輯錄

格言聯璧



格言聯璧

許止淨
題簽

格言聯璧弘化社版景印序

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論語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士君子其欲進德修業，以資希聖希賢者，殆不可不有取乎先哲之言也。清儒金蘭生氏，輯先哲語錄，名格言聯璧，分學問、存養、持躬、敦品、處事、接物、齊家、從政、惠吉、悖凶十類，學者欲有所取於斯者，可謂備矣。是書初刻於咸豐元年，迨入民國，揚州張居士加以校訂，印光大師鑑定與弁言，蘇州弘化社重梓印行，其在臺灣，自光復後，蓋

未之見，但見臺灣印經處鉛印本。不圖今日，弘化社本竟見於臺中蓮社，字大悅目，出版至今約六十年，爲蓮友許子欽德家所珍藏。許子精於醫，而志於道，好讀古人書，其得此書於庭訓，習而悅之，欲以饋同倫，乃出示蓮社印經部，謂可翻印流通。蓮社編者美之，遂爲景印，俾字體書葉悉存舊觀。付印之際，囑爲一序。余昔讀書鄉里，見諸老儒，遇有索其墨迹者，輒取先賢之言揮毫以應。時余年幼，不甚了解，但能記誦。後值中原板蕩，於流離顛沛之中，每憶向所記誦之言，一一皆爲

余之扶助。今讀此書，如逢故舊，深感其語意平實，然其睿智足以洞明事理，練達人情，而一本於倫常恕道，如非讀聖人書、學聖人行、而實有得於中者，莫能然也。宜乎靈巖一序，天下景從，蓬島久藏，終於出見。願爲同好者，讀而思之，則於求學修道，得其助者，豈不多哉。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庚午七月上澣廬江徐醒民敬識

格言聯璧重刻序

人之所以與天地並名三才者。以其能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以明其明德。而止于至善也。去此則但一血氣之倫而已。何可以與天地並立爲三而稱之乎。孟子以夜氣不足以存者。爲違禽獸不遠。又謂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是知任心縱意。胡作非爲者。不過名之爲人。實則與禽獸或相埒。或不如矣。格物致知。乃羣聖傳授之心法。以人欲之物。乃由外境而生。必須格除淨盡。而吾心固有之良知。自可全體顯現矣。固有之良知。卽明德也。格之與致。皆所以明其明德也。明德

既明。則意誠心正而身修矣。此匹夫匹婦皆能爲之事也。若以推極吾之知識。窮盡天下事物之理。爲格物致知者。乃枝末。非根本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能明其明德。則獨善其身矣。若得位行道。以先覺覺後覺。則兼善天下矣。吾人未能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必須多識前言往行。以爲前途導師。日讀誦而繹思之。必期于過日寡而德日崇。以至于德純過無而後已。然曾子臨終。尙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孔子以德不修。學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爲憂。行年七十。尙欲天假數年。以期

學易而免大過。雖曰以身說法。勉勵後進。實屬聖賢格致工夫。自強不息。了無已時也。山陰金蘭生先生。輯先賢警策身心語句。爲格言聯璧。令學者如入寶山。隨取而得。其功誠非淺鮮。維揚張瑞曾居士。少卽奉爲圭臬。繼欲普餉同倫。乃詳爲校訂。兼用褒貶圈法。標示其當法當戒者。俾閱者省心力。而知去取。其用志可謂誠且摯矣。刻成。問序于余。因略述三才名義。與聖賢格致工夫。以期與本集所說。互相發明。令學者得親切下手之工夫。而進德不息。以至與天地參而後已也。其具眼者。當不以余言爲背謬也。

民國十年辛酉臘月八日古莘常慚愧僧釋印光撰

格言聯璧 重刻序

格言聯璧原序

余自道光丙午歲。敬承先志。輯幾希錄續刻。工竣後。徧閱先哲語錄。遇有警世名言。輒手錄之。積久成帙。編爲十類。曰覺覺錄。卷帙繁多。工資艱鉅。未能遽付梓人。因將錄內整句。先行刊布。名格言聯璧。以公同好。至全錄之刻。姑俟異日云。咸豐元年辛亥仲夏山陰金縷蘭生氏謹識。

格言聯璧目次

學問		一
存養		一三
持躬		二六
敦品		六二
處事		六九
接物		八一
齊家		一〇六
從政		一二〇
惠吉		一四一
悖兇		一六一

附攝生

格言聯璧

○學問類

古今來許多世家。無非積德。天地間第一人品。還是讀書。傳家久遠。

總不外讀書積德四字。若紛紛勢利。真如烟花過眼。須臾便滅。古聯云。樹德承鴻業。傳經裕燕貽。又云。樹德箕裘。惟孝友傳家。彝鼎在詩書。又云。天庥靜迓。惟爲善。祖澤長延。在讀書。又云。欲高門第。須爲善。要好兒孫。必讀書。又云。立品定須成白璧。讀書何止到青雲。皆格言也。

讀書卽未成名。究竟人高品雅。修德不期獲報。自然夢穩心安。

不因果報方修德。豈爲功名始讀書。

爲善最樂。茅鹿門云。人生在世。多行救濟事。則彼之感我。中懷傾倒。浸入肝脾。何幸而得人心如此哉。此事之最樂。

而莫可加者也。若徒求諸几席之豐。堂構讀書便佳。張揚園云。之美。潤屋潤身。相去殆有天壤之別矣。讀書便佳。世遊庠序者。至於飢寒衣冠之子。多有敗行。遂以歸咎讀書。不知末世之習。攻浮文以資進取。未嘗知讀聖賢書之所以。是以失意斯濫。得意斯淫。爲里俗所羞。稱爾安可。因噎而廢食乎。試思子孫既不得意。斯淫爲里俗所羞。稱爾安可。因噎而廢食乎。試事有身。不知修。有子不知教。愚者安於固陋。黠者習爲巧詐。循是以往。雖違禽獸不遠。勿恥也。然則詩書之業。可不竭力世守哉。

諸君到此何爲。豈徒學問文章。擅一藝微長。便算讀書種子。在我所求亦恕。不過子臣弟友。盡五倫本分。共成名教中人。廣州香山

書院楹聯。劉直齋云。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若夫少時無所持養。不爲事親從兄之事。不聞禮義廉恥之說。但爲無根浮僞之文。驟登青雲之路。其不蔑棄君親草菅人命者。鮮矣。

聰明用於正路。愈聰明。愈好。而文學功名益成。其美。聰明用於邪路。愈聰明。愈謬。而文學功名適濟其奸。

祭雖有儀。而誠爲本。喪雖有禮。而哀爲本。士雖有學。而行爲本。飄風不可以調宮商。巧婦不可以主中饋。詞章之士。不可以治國家。

經濟出自學問。經濟方有本源。心性見之事功。心性方爲圓滿。舍事功更無學問。求性道不外文章。

何謂至行。曰庸行。何謂大人。曰小心。何以上達。曰下學。何以遠到。曰近思。

竭忠盡孝。謂之人。治國經邦。謂之學。安危定變。謂之才。經天緯地。謂之文。霽月光風。謂之度。萬物一體。謂之仁。

以心術爲本根。以倫理爲楨幹。以學問爲菑畚。以文章爲花萼。以事業爲結實。以書史爲園林。以歌詠爲鼓吹。以義理爲膏粱。以著述爲文繡。以誦讀爲耕耘。以記問爲居積。以前言往行爲師友。以忠信篤敬爲修持。以作善降祥爲受用。以樂天知命爲依歸。

凜閒居以體獨。卜動念以知幾。謹威儀以定命。敦大倫以凝道。備百行以考德。遷善改過以作聖。

劉忠介公
人譜六條。

收吾本心在腔子裏。是聖賢第一等學問。盡吾本分在素位中。是聖賢第一等工夫。

萬理澄徹。則一心愈精而愈謹。一心凝聚。則萬理愈通而愈流。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

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前。康節詩。身在萬物中。心在萬物上。白沙詩。

超然物表。讀之作天際眞人想。

觀天地生物氣象。學聖賢克己工夫。

下手處是自強不息。成就處是至誠無妄。陳榕門云。自強不息。卽誠之之功。可見誠。

字。乃徹上徹下道理。希聖希賢工夫。

以聖賢之道教人。易以聖賢之道治己。難以聖賢之道出口。易以聖賢之道躬行。難以聖賢之道奮始。易以聖賢之道克終。難以聖賢之道。陳榕門云。以聖賢教人。似易實難。莫若先以聖賢治己。人將慕而化之。卽不然。而已不失爲聖賢路上人。所得多矣。下二段。尤關喫緊。言行不符。是爲假聖賢。始終不一。又成了兩截人。必要一直認真做到底。方得。

聖賢學問是一套行王道。必本天德。後世學問是兩截。不修己。只管治人。陳榕門云。一言學問。合下便當修己。不修己而治人。真謂之未嘗學問。

口裏伊周。心中盜跖。責人而不責己。名爲掛榜聖賢。獨凜明旦。幽畏鬼神。知人而復知天。方是有根學問。

無根本底氣節。如酒漢歐人。醉時勇。醒來退消。無分毫氣力。無

學問底識見。如庖人煬竈。面前明。背後左右。無一些照顧。者不知

其一時。惑其一偏。每擊節歎服。信以終身。吁。難言也。氣節信不過人。有出於一時之感慨。則小人能爲君子之事。有出於一念之剽竊。則小人能盜君子之名。亦有初念甚力。久而屈其雅操。當危能奮。安而喪其修持者。此皆不自涵養中來。若聖賢之學問。至死更無破綻。

理以心得爲精。故當沈潛。不然耳邊口頭爾。事以典故爲據。故當博洽。不然臆說杜撰也。

只有一毫粗疏處。便認理不真。所以說惟精。不然衆論淆之而必疑。只有一毫二三心。便守理不定。所以說惟一。不然利害臨之而必變。

接人要和。中有介處。事要精。中有果。認理要正。中有通。陳榕門云。此三

種是何等學識。何等作
用。非淺學所可貌似。

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爲古人之事。則難。

一恕字盡之。恕則公。
恕則厚。其理如此。

古之學者得一善言。附於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悅人。

古之君子病其無能也。學之。今之君子恥其無能也。諱之。呂新吾云。

學者不長進。其病根只在護短。恐人笑己之
不知也。一笑卽恥。而終身之笑。顧不恥乎。

眼界要闊。徧歷名山大川。度量要宏。熟讀五經諸史。

先讀經。後讀史。則論事不謬於聖賢。旣讀史。復讀經。則觀書不

徒爲章句。

讀經傳則根柢厚。看史鑑則事理通。觀雲天則眼界寬。去嗜慾則胸懷淨。

一庭之內自有至樂。六經以外別無奇書。

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

何思何慮。居心當如止水。勿助勿忘。爲學當如流水。

心不欲雜。雜則神蕩而不收。心不欲勞。勞則神疲而不入。過用功

者。心力既疲。未見得手。須於誦讀之餘。閉目靜坐。養其神氣。令此心如魚之在水。如鶴之在空。悠悠洋洋。活活潑潑。是讀書之至樂也。

心慎。雜欲則有餘靈。

心欲其時時結聚。結聚則聰明生。

目慎。雜觀則有餘明。

案上不可多書。心中不可少書。

魚離水則身枯。心離書則神索。

張夢復云。讀書可以增長道心。爲頤養第一法。

志之所趨。無遠勿屆。窮山距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嚮。無堅不入。

銳兵固甲。不能禦也。

朱文公云。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

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做貴人。而不要做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

把意念沈潛得下。何理不可得。把志氣奮發得起。何事不可爲。

今之學者。將箇浮躁心觀理。將箇委靡心臨事。只模糊過了一生。

不虛心。便如以水沃石。一毫進入不得。

許魯齋云。讀書最怕是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是

無所容。學者不開悟。便如膠柱鼓瑟。一毫轉動不得。陳子兼云。當佩斯言。

出入法。始當求所以入。終當求所以出。見得親切。此是入書法。用得透脫。此是出書法。不體認。便如電光

照物。一毫把捉不得。薛文清公云。爲學不是虛談道理。須於應

理。而不知善處事。不躬行。便如水行得車。陸行得舟。一毫受用

不得。高忠憲公云。學者讀書。須要句句反到自己身上。來看。一面思索。體認。一面反躬實踐。這纔是讀書。

讀書貴能疑。疑乃可以啓信。陳白沙云。疑者。覺悟之機。知其可

以爲曉得。便竟讀書在有。漸漸乃克底有成。呂新吾云。天地所

住了。大無益。萬古者。只有四箇字。曰。無息有漸。爲學亦然。

看書求理。須令自家胸中點頭。與人談理。須令人家胸中點頭。

老嫗能解之詩。便是幼婦絕妙好詞。行文而如鬼呪神讖。爾雖得意。誰爲點頭。

愛惜精神。留他日擔當。宇宙蹉跎歲月。盡此身汗穢乾坤。

戒浩飲。浩飲傷神。戒貪色。貪色滅神。戒厚味。厚味昏神。戒飽食。

飽食悶神。戒妄動。妄動亂神。戒多言。多言損神。戒多憂。多憂鬱

神。戒多思。多思撓神。戒久睡。久睡倦神。戒久讀。久讀枯神。人之

只靠這精神幹事。精神不旺。昏沈到底。人若調養得精神完固。不怕文字無解悟。無神氣。此是舉業最上乘。朱子曰。關了門。

閉了戶。把截四路頭。正讀書時也。何謂四路頭。人心紛擾。要短。皆是路頭。須是一切斷絕。養心莫善於寡慾。件件看破。都

沒要緊。件件寡去。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此心空明靈妙。人品

自高。文章自妙。此爲善讀書之本。高忠憲雜訓曰。男兒七尺之軀。頂天立地。如何開口道個求字。孟子齊人一章。便是這箇字的行狀。至今讀之汗顏。不可作等閒認也。就命上看。人生窮

達便利鈍。卽墮地一刻。都已定下。如何增損得些子。雞鳴夜深初醒。便須打點一日之勾當。不使閒過。於此憤然發箇志氣。曰。吾欲云云。當作何云云。轉眼青山落紅日。又蹉過一日矣。劉念臺家塾規。士大夫當以學術爲菑畬。以心術爲本根。以倫理爲枝幹。以事業爲果實。若文章則花萼也。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小疑經書養人根本。史書開人才思。進道入德。莫要於有恆。天道祇是箇恆。每日定準。是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毫不損不加。流行不緩不急。而萬古不息。萬物得所。語云。有勤心。無遠道。蓼花菴訓言。

○存養類

性分。不可使不足。故其取數也宜多。曰窮理。曰盡性。曰達天。曰入神。曰致廣大。極高明。情欲不可使有餘。故其取數也宜少。曰謹言。曰慎行。曰約己。曰清心。曰節飲食。寡嗜慾。

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虛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論天下之事。潛其心。觀天下之理。定其心。應天下之變。

鍊心如鍊金。百鍊而後爲真金。百鍊而後

爲真
心。

清明以養吾之神。湛一以養吾之慮。沈警以養吾之識。剛大以養吾之志。果斷以養吾之才。凝重以養吾之氣。寬裕以養吾之量。嚴棲以養吾之操。

馮少墟云。凡人拈花弄月。尋山問水。便覺天趣盎然。而況存心養性。直達真源。上下

古今都在這裏。此中樂趣。更復何如。

自家有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涵育以養深。別人不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渾厚以養大。

以虛養心。以德養身。以仁養天下萬物。以道養天下萬世。

涵養冲虛。便是身世學問。

劉念臺云。涵養全得一緩字。凡語言動作皆是。劉直齋云。存心養性。須

要耐煩。耐苦耐驚。耐怕。方得純熟。

省除煩惱。何等心性安和。

世人遇不如意事。動輒煩惱。而煩惱

無補於事。徒自增苦。惟有耐心料理。勿更添此一重纏縛。

顏子四勿。要收入來。閑存工夫。制外以養中也。孟子四端。要擴充去。格致工夫。推近以暨遠也。

喜怒哀樂。而曰未發。是從人心直溯道心。要他存養未發。而曰喜怒哀樂。是從道心。指出人心。要他省察存養。宜冲粹近春溫。省察宜謹嚴近秋肅。

就性情上理會。則曰涵養。就念慮上提撕。則曰省察。就氣質上

銷鎔。則曰克治。省克得輕安。即是涵養。涵養得分明。即是省克。

人心雙輪。入門之始。克治力居多。進步之後。涵養力居多。及至車輕路熟時。不知是一是二。先儒每言存養省察。畢竟工夫。以省察入。若不能省察。說甚存養。真文忠云。治心如治病。然省察者。切脈而知疾也。克治者。用藥以去疾也。存養者。則又保護元氣。以杜未形之疾者也。

一動於欲。欲迷則昏。一任乎氣。氣偏則戾。人於初起念時。即便

自較然。非者去之。是者存之。克己工夫。即從此初念克起。行善工夫。即從此初念行起。

人心如穀種。滿腔都是生意。物欲錮之而滯矣。然而生意未嘗不在也。疏之而已耳。人心如明鏡。全體渾是光明。習染熏之而

暗矣。然而明體未嘗不存也。拭之而已耳。

惟。有。內。起。之。賊。從。意。根。受。者。不。易。除。加。之。

氣。拘。物。蔽。則。表。裏。夾。攻。更。無。生。意。可。留。明。體。可。覲。矣。是。謂。喪。心。之。人。君。子。惓。惓。於。謹。獨。以。此。

果決人似忙。心中常有餘閒。因循人似閒。心中常有餘忙。

應。事。接。物。

常。覺。得。心。中。有。從。容。閒。暇。時。纔。見。涵。養。若。應。酬。時。勞。擾。不。應。酬。時。牽。掛。極。是。喫。累。的。

寡欲故靜。有主則虛。

不。爲。外。物。所。動。之。謂。靜。不。爲。外。物。所。實。之。謂。虛。呂。新。吾。云。心。要。如。天。平。然。任。物。之。

去。來。只。是。靜。虛。中。正。何。等。自。在。

無欲之謂聖。寡欲之謂賢。多欲之謂凡。徇欲之謂狂。

用。力。寡。之。斯。寡。矣。其。

治。本。在。敬。不。用。力。寡。之。則。必。至。於。徇。其。病。本。在。怠。周。石。藩。云。寡。欲。極。是。難。事。蓋。必。見。理。親。切。將。義。命。二。字。守。得。牢。固。則。心。地。自。然。明。白。魂。夢。自。然。受。用。而。欲。乃。不。得。而。入。之。若。心。上。打。掃。不。清。則。窮。通。得。喪。當。喫。緊。之。際。未。有。不。潛。移。而。默。奪。者。此。素。位。不。

願外之所
以難也。

人之心胸。多欲則窄。寡欲則寬。人之心境。多欲則忙。寡欲則閒。
人之心術。多欲則險。寡欲則平。人之心事。多欲則憂。寡欲則樂。
人之心氣。多欲則餒。寡欲則剛。須把心頭打疊乾淨。渾如樓閣
在空中。何等瀟灑自在。故孟子

云。養心莫
善於寡欲。

宜靜默。宜從容。宜謹嚴。宜儉約。四者切己良箴。忌多欲。忌妄動。
忌坐馳。忌旁鶩。四者切己大病。時時遵此修
持。則心自凝。

常操。常存得一恆字訣。勿忘。勿助。得一漸字訣。

敬守此心。則心定。斂抑其氣。則氣平。

人性中不曾缺一物。人性上不可添一物。

君子之心不勝其小而氣量涵蓋一世。小人之心不勝其大而志意拘守一隅。

怒是猛虎。慾是深淵。

忿如火。不遏則燎原。慾如水。不遏則滔天。

故君子立身其大要在乎懲忿窒慾。

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懲忿如救火。窒慾如防水。

集古錄云。學者之懲

忿窒慾。即使八戰八克。終懼冷灰之復然。倘其七縱七擒。必至狂瀾之橫決。直須一刀兩斷。方可徹底澄清。

心一模糊。萬事不可收拾。心一疏忽。萬事不入耳目。心一執著。

萬事不得自然。

一念疏忽是錯起頭。一念決烈是錯到底。

古之學者在心上做工夫。故發之容貌則爲盛德之符。今之學

者在容貌上做工夫。故反之於心則爲實德之病。

陳榕門云誠於中自然形

於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

只是心不放肆。便無過差。只是心不怠忽。便無逸志。

處逆境心須用開拓法。

智慧如鏡。富貴福澤其翳之者也。徐曙菴云。最妙是一

箇逆字。今人處順境現成受享。有何意味。惟逆則艱難險阻中。陶鍊得幾許事業。故逆來順受四字。隨在當有自得處。

處

順境心要用收斂法。

薛文清云。國以逸欲而亡。家以逸欲而敗。身以逸欲而爲昏愚。爲戕賊。患無不至。蓋

憂患是天理之行。震動驚醒。心膽變換之地。安樂是人欲之窟。般樂怠傲。志溺魂銷之地。故孟子云。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古語

云。富貴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處順境者。可以知所警矣。

世路風霜。吾人鍊心之境也。世情冷煖。吾人忍性之地也。世事顛倒。吾人修行之資也。

青天白日的節義。自暗室屋漏中。培來。旋乾轉坤的經綸。自臨深履薄處。得力。

名譽自屈辱中彰。德量自隱忍中大。

尹和靖云。莫大之禍。皆起於須臾之不能忍。不可不

謹。薛文清云。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事功。又云。自古大智大勇。必能忍小恥小忿。皆是享福德處。
顏光衷云。每任天下事。則是非交集。非受垢受不祥。火氣都盡。未有能休休有容。沈默濟世者也。故世間大丈夫。每以忍辱爲

第一精進。

謙退是保身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涵容是待人第一法。恬淡是養心第一法。

喜來時一檢點。怒來時一檢點。怠惰時一檢點。放肆時一檢點。劉念臺云。易喜易怒。輕言輕動。只是一種浮氣。用事此病根最不小。如今要將此種浮氣。覓箇銷歸安頓處。平時養得定了。自然發而中節。

自處超然。處人藹然。無事澄然。有事斬然。得意淡然。失意泰然。非有盛養之功者。不能到此。

靜能制動。沈能制浮。寬能制褊。緩能制急。

天地間真滋味。惟靜者能嘗得出。天地間真機括。惟靜者能看。

得透。

燈動則不能照物。水動則不能鑑物。人性亦然。動則萬理皆昏。靜則萬理皆徹。靜之一字。十二時離了一刻。則不得。

纔離便亂了。門盡日開闔。樞常靜。妍媸盡日往來。鏡常靜。人盡日應酬。心常靜。惟靜也。故能主張得動。若逐動而去。應事定不分曉。就是睡時。此念不靜。做事箇夢兒也。胡亂。人心至活。倏忽之間。起滅萬狀。未有無所事事。而能懸空守之者。初入靜者。不知攝持之法。必須涵詠聖賢之言。使義理津津悅心。方得天機流暢。斷不可空持硬守也。

有才而性緩。定屬大才。有智而氣和。斯爲大智。

氣忌盛。心忌滿。才忌露。

有作用者。器字定是不凡。有智慧者。才情決然不露。口頭有要

說出。胸中有一毫才。決要露出。只是量窄。然因其無量。卽以卜其無福。

意粗。性躁。一事無成。衝繁地。頑鈍人。拂逆時。紛雜事。此中最好養火。若決烈憤激。不但無益。而事卒以負。

人卒以怨。我卒以無成。是謂至愚。耐得過時。便有無限受用處。人性褊急。則氣盛。氣盛則心粗。心粗則神昏。其處事也不能再思。其與人也不能三反。其治家也不能百忍。乖舛謬戾。可勝言哉。呂新吾云。天下之物。紆徐柔和者多長。迫切急躁者多短。人生壽夭禍福。無不心平氣和。千祥駢集。呂新吾云。心平氣皆然。褊急者可以思矣。心平氣和。千祥駢集。和四字。非有涵養者不能做。工夫只在箇定火。火定則百物兼照。萬事得理。若一動火。則神昏氣亂。便種種都不濟了。又云。涵養不定底。惡言到耳。先思馭氣。氣平再沒錯著。陳榕門云。定火工夫。不外以理制欲。理勝則氣自平矣。

世俗煩惱處。要耐得下。世事紛擾處。要閒得下。胸懷牽纏處。要割得下。境地濃豔處。要淡得下。意氣忿怒處。要降得下。

以和氣迎人。則乖沴滅。以正氣接物。則妖氣消。以浩氣臨事。則

疑畏釋。以靜氣養身。則夢寐恬。

非生平有養氣工夫者。不克語此。

觀操存。在利害時。觀精力。在飢疲時。觀度量。在喜怒時。觀鎮定。在震驚時。

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涵養。羣行羣止看識見。

輕當矯之以重。浮當矯之以實。褊當矯之以寬。執當矯之以圓。傲當矯之以謙。肆當矯之以謹。奢當矯之以儉。忍當矯之以慈。貪當矯之以廉。私當矯之以公。放言當矯之以緘默。好動當矯之以鎮靜。粗率當矯之以細密。躁急當矯之以和緩。怠惰當矯之以精勤。剛暴當矯之以溫柔。淺露當矯之以沈潛。褻刻當矯

之以渾厚。

此變化氣質工夫也。忍當矯之以慈。此忍字指殘忍。非容忍及忍辱也。

○持躬類

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道德隆重。守之以謙。

不與居積人爭富。不與進取人爭貴。不與矜飾人爭名。不與少

年人爭英俊。不與盛氣人爭是非。

陳榕門云。皆退一步想。談古錄云。新吾先生五不爭。其

一曰。不與盛氣人爭是非。竊謂是非亦不可不爭。但彼以盛氣加之。我以和氣應之。可也。程明道與王安石論新法不合。王安石勃然發怒。明道霽色語之曰。天下事非一人之私議。願公平心以聽之。安石爲之屈服。此與盛氣人爭是非之法也。

富貴。怨之府也。才能。身之災也。聲名。謗之媒也。歡樂。悲之漸也。

只是常有懼心。退一步做。見益而思損。持滿而思溢。則免於禍。

濃於聲色。生虛怯病。濃於貨利。生貪饕病。濃於功業。生造作病。

濃於名譽。生矯激病。

萬病之毒。皆生於濃。吾以一味解之。曰淡。夫魚見餌。不見鉤。虎見羊。不見阱。猩猩見

酒。不見人。非不見也。迷於其欲。而不暇顧也。此心一淡。則豔冶之物。不能移。熱鬧之境。不能動。夫能知困窮抑鬱。貧賤軼軻之爲祥。則可與言道矣。

想自己身心。到後日。置之何處。顧本來面目。在古時像箇甚人。

方恪敏公云。人之爲人。有幾等。總要爲不可少之人。若庸庸碌碌。可有可無。是謂醉生夢死。污穢天壤。雖富貴不足齒數也。幸生其間者。不可不知有生之樂。亦不可不懷虛生之憂。

莫輕視此身。三才在此。六尺莫輕視此生。千古在此。一日。古語云。此

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蓋同此日也。以之作惡。則無窮之禍。基於此日。以之爲善。則不朽之業。亦基於此日。苟不棄時。而此心快足。雖夕死何恨。不然。卽百歲亦幸生爾。

醉酒飽肉。浪笑恣談。卻不錯過了一日。妄動胡言。昧理從欲。卻

不作孽了一日。

無論造孽結怨。而把彌天蓋地的力量。積慶垂麻的日子。忙過錯過。豈不可惜。

不讓古人。是謂有志。不讓今人。是謂無量。

一能勝予。君子不可無此小心。吾何畏彼。丈夫不可無此大志。

怪小人之顛倒是非。不知慣顛倒方爲小人。惜君子之受世折

磨。不知惟折磨乃見君子。

或問。人遭患難。是不幸事。曰。患難亦是。不經事。人良藥。明心鍊性。通變達

權。正在此處得力。人生最不幸處。是偶一失言。而禍不及。偶一失謀。而事倖成。偶一恣行。而獲小利。後乃視爲故常。恬不爲意。

則敗行喪檢莫大之患由此生矣。

經一番挫折長一番識見。容一番橫逆增一番器度。省一分經營多一分道義。學一分退讓討一分便宜。增一分享用減一分福澤。加一分體貼知一分物情。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聞。有真才者必不矜才。有實學者必不誇學。

蓋世功勞當不得一箇矜字。彌天罪惡當不得一箇悔字。

諉罪掠功此小人事。掩罪誇功此衆人事。讓美歸功此君子事。分怨共過此盛德事。

陳榕門云。讓美歸功。功自易集。分怨共過。過亦何傷。此惟明於大體。而存心公恕者。

能之。

毋毀衆人之名。以成一己之善。

世之人常把好事讓與他人做。而甘居己於不肖。又要掠箇好

名兒在。身上反詆他人爲不肖。悲夫。是益其不肖也。毋沒天下之理。以護一己之過。今人有過。

只在遮飾彌縫上做工夫。費盡了無限巧回護。成就了一箇真小人。

大著肚皮容物。立定脚跟做人。

實處著脚。穩處下手。

讀書有四箇字最要緊。曰闕疑。好問。做人有四箇字最要緊。曰務實。耐久。

事當快意處須轉。言到快意時須住。

殃咎之來。未有不始於快心者。故君子得意而憂。逢

喜而懼。

物忌全勝。事忌全美。人忌全盛。

儘前行者地步窄。向後看者眼界寬。

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國家。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貽子孫。

四海和平之福。只是隨緣。一生牽惹之勞。總因好事。

花繁柳密處撥得開。方見手段。

不見可欲時。人人都是君子。一見可欲。不是滑了脚跟。便是擺

動念頭。苟非中存有主。將自己的身家性命體貼一番。鮮有不墮入魔障者。先輩詩云。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生平。沈溺者可以驚心。回首矣。風狂雨驟時立得定。纔是脚跟。人當變故之來。只宜靜守。不宜躁動。

即使萬無解救。而志正守確。雖事不可爲。而心終可白。否則必至身敗而名亦不保。非所以處變之道。

步步占先者。必有人以擠之。事事爭勝者。必有人以挫之。

能改過。則天地不怒。

王文成公云。人果能一旦洗滌舊染。雖昔爲寇盜。今日亦不害爲君子。袁了凡云。

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可爲悔過者法。

能安分。則鬼神無權。

人能置身靜穩中。卽

鬼神造化。亦奈何他不得。先輩詩云。守分身無辱。知幾心自閒。

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付之天命。則心閒。報應念及子孫。則事平。受享慮及疾病。則用儉。

安莫安於知足。危莫危於多言。貴莫貴於無求。賤莫賤於多欲。樂莫樂於好善。苦莫苦於多貪。長莫長於博識。短莫短於自恃。

明莫明於體物。暗莫暗於昧幾。

能知足者。天不能貧。能忍辱者。天不能禍。能無求者。天不能賤。
能外形骸者。天不能病。能不貪生者。天不能死。能隨遇而安者。
天不能困。能造就人材者。天不能孤。能以身任天下後世者。天
不能絕。

天薄我以福。吾厚吾德以迓之。天勞我以形。吾逸吾心以補之。
天危我以遇。吾享吾道以通之。天苦我以境。吾樂吾神以暢之。
吉凶禍福。是天主張。毀譽予奪。是人主張。立身行己。是我主張。

陳榕門云。在我者勉之。在人者聽之。在天者順以受之而已。

要得富貴福澤。天主張由不得我。要做賢人君子。我主張由不得天。

富以能施爲德。貧以無求爲德。貴以下人爲德。賤以忘勢爲德。

陳榕門云。四語合來。無非要人重仁義而輕勢利。

護體面不如重廉恥。求醫藥不如養性情。立黨羽不如昭信義。作威福不如篤至誠。多言語不如慎隱微。博聲名不如正心術。恣豪華不如樂名教。廣田宅不如教義方。

行己恭。責躬厚。接衆和。立心正。進道勇。擇友以求益。改過以全

身。劉念臺云。改過一法。是聖賢獨步工夫。層層剝換。不登巔造極不已。常人恥聞過。卒歸下流。悲夫。

敬爲千聖授受眞源慎乃百年提撕緊鑰

度量如海涵春育應接如流水行雲操存如青天白日威儀如
丹鳳祥麟言論如敲金戛石持身如玉潔冰清襟抱如光風霽
月氣概如喬嶽泰山

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非大丈夫不能有此度量振衣千仞
岡濯足萬里流非大丈夫不能有此氣節珠藏澤自媚玉韞山
含輝非大丈夫不能有此蘊藉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非大
丈夫不能有此襟懷

處草野之日不可將此身看得小居廊廟之日不可將此身看

得大。

只一箇俗念頭。錯做了一生人。只一雙俗眼睛。錯認了一生人。

陳榕門云。語云。凡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正謂此也。

心不妄念。身不妄動。口不妄言。君子所以存誠。內不欺己。外不欺人。上不欺天。君子所以慎獨。不愧父母。不愧兄弟。不愧妻子。君子所以宜家。不負國家。不負生民。不負所學。君子所以用世。以性分言。無論父子兄弟。卽天地萬物皆一體耳。何物非我。於此信得及。則心體廓然矣。以外物言。無論功名富貴。卽四肢百骸。亦軀殼耳。何物是我。於此信得及。則世味淡然矣。

有補於天地曰功。有關於世教曰名。有學問曰富。有廉恥曰貴。是謂功名富貴。無爲曰道。無欲曰德。無習於鄙陋曰文。無近於曖昧曰章。是謂道德文章。

困辱非憂。取困辱爲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

自君子觀之。人欲是極苦的。天

理是極甜的。小人反是。故從欲則如附羶。從理則若嚼蠟。

熱鬧榮華之境。一過輒生淒涼。清真冷淡之爲。歷久愈有意味。

潘少白云。至理所在。入其中則樂見。若外飾之事。初見絢然。入其中則索然。真見道之言也。

心志要苦。意趣要樂。氣度要宏。言動要謹。

心術以光明。篤實爲第一。容貌以正大。老成爲第一。言語以簡。

重。真切。爲第一。

陳榕門云。三者工夫。原是一串。其效驗亦是一串。絲毫假借不得。

勿吐。無益身心之語。勿爲無益身心之事。勿近無益身心之人。

勿入無益身心之境。勿展無益身心之書。

田靜持云。凡看理學之書。與養生之說。皆

有切於日用。有助於性靈。不可作等閒看過。若冗屑書帙。無益性靈。徒損心目。不若閒觀山水之爲得也。

此生不學一可惜。

少年不努力。老大徒悲傷。良可浩歎。

此日閒過二可惜。

呂新吾云。只新吾

夕檢點。今日說得幾句話。關係身心。行得幾件事。有益世道。此自慊。自愧。自恍然獨覺矣。人能內反至此。決不虛度一生。

身一敗三可惜。

呂新吾云。少年要。想我現在。幹得甚麼事。到頭成箇甚麼人。便有許多恨心。許多愧汗。如何放

得自家過。

君子胸中所常體。不是人情是天理。君子口中所常道。不是人

倫是世教。君子身中所常行。不是規矩。是準繩。且莫論身體力。行。只聽隨在。聚
談間。曾有幾箇說天下國家。身心性命。正經道理。終日嘵嘵刺。滿口都是閒談亂語。吾輩試一猛省。士君子在天地間。可否
如此度日。生死無常。便夢夢若此。哀哉。

休諉罪於氣化。一切責之人事。休過望於世間。一切求之我身。
陳榕門云。亟亟於所當盡。而不役役於所不可知也。

自責之外。無勝人之術。自強之外。無上人之術。其勝人上人之本領。正於其自

責自強處見之。

書有未曾經我讀。事無不可對人言。平生無一事可瞞人。此是大快樂。

閨門之事。可傳而後知。君子之家法矣。近習之人。起敬而後知。

君子之身法矣。

其作用處。只是毋不敬。

門內罕聞嬉笑怒罵。其家範可知。座右徧陳善書格言。其志趣

可想。

朱子云。聖賢之言。常將頭過。口頭轉。心頭運。云。凡人居家。几案上須有勸善書。或先賢格言一冊。俾朝

夕翻閱。可以收攝身心。擴充善念。獲益不淺。而於教子弟輩。尤爲要緊。程子云。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蓋幼年心性未定。卻以先入之言爲主。爲父兄師長者。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與之朝夕而講論之。日復一日。盈耳充腹。久之。義理浹浸。灌不知不覺。入於聖賢之路矣。若爲之不豫。偏好之見。生於內。嗜慾之緣。接於外。欲其不染於習俗也。難矣。

慎言動於妻。子僕隸之間。檢身心於食息起居之際。

陳榕門云。二者皆人

所易忽。於此處亦有操持。則無之敢忽。故觀人每於所忽。

語言間儘可積德。妻子間亦是修身。

晝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否也。

欲理會七尺。先理會方寸。欲理會六合。先理會一腔。

世人以七尺爲性命。君子以性命爲七尺。

氣象要高曠。不可疏狂。心思要縝密。不可瑣屑。趣味要冲淡。不可枯寂。操守要嚴明。不可激烈。

聰明者。戒太察。剛強者。戒太暴。溫良者。戒無斷。古人云。當斷不
斷。反受其亂。

勿施小惠傷大體。毋借公道遂私情。

以情恕人。以理律己。

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

力有所不能。聖人不以無可奈何者責人。心有所當盡。聖人不

以無可奈何者自諉。

陳榕門云。此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人

意。不見己之不如人意。張子所云。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則盡道矣。

衆惡必察。衆好必察。易。自惡必察。自好必察。難。

陳榕門云。察於衆好衆惡者。不

肯輕信人言。察於自好自惡者。不肯偏執己見。二者合。而好惡乃得其真矣。

見人不是。諸惡之根。見己不是。萬善之門。

唐荆川與弟書云。居

過。此學者公共病痛。亦學者切骨病痛。自後讀書做人。須要刻刻檢點自家病痛。蓋所惡於人。許多病痛處。若真知反己。則色

色有之也。

不爲過三字。昧却多少良心。沒奈何三字。抹却多少體面。

四語義味

無窮。多少傷心害理之事。皆此六字助成。

品詣常看勝如我者。則愧恥自增。享用常看不如我者。則怨尤自泯。

家坐無聊。當思食力擔夫。紅塵赤日。官階不達。須念高才秀士。

自首青衿。

退一步想。大有味。唯知足者能之。先輩詩云。欲除煩惱。先忘我。各有因緣。莫羨人。真得自在之樂。

將啼飢者比。則得飽自樂。將號寒者比。則得煖自樂。將勞役者比。則優閒自樂。將疾病者比。則康健自樂。將禍患者比。則平安

自樂。將死亡者比。則生存自樂。

此養心自在法門也。

常思終天抱恨。自不得不盡孝心。常思度日艱難。自不得不節費用。常思人命脆薄。自不得不加修持。常思殺債難償。自不得不惜口腹。常思世態炎涼。自不得不奮志氣。常思法網難漏。自不得不戒非爲。常思身命易傾。自不得不存善念。

以媚字奉親。以淡字交友。以苟字省費。以拙字免勞。以聾字止謗。以盲字遠色。以吝字防口。以病字醫淫。以貪字讀書。以疑字窮理。以刻字責己。以迂字守禮。以很字立志。以傲字植骨。以癡字救貧。以空字解憂。以弱字禦侮。以悔字改過。以懶字抑奔競。

風以情字屏塵俗事。

此二十字皆人所深惡之者。今乃假鳩毒爲參苓。變臭壤爲金丹。直覺老大受用。討

盡便宜。

對失意人。莫談得意事。處得意日。莫忘失意時。

貧賤是苦境。能善處者自樂。富貴是樂境。不善處者更苦。

恩裏由來生害。故快意時須早回頭。敗後或反成功。故拂心處莫便放手。

深沈厚重。是第一等資質。磊落雄豪。是第二等資質。聰明才辯。是第三等資質。

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

忘名者。體道合德。享鬼神之福。佑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

慎行。懼榮觀之不顯。非所以攘名也。竊名者。厚貌深姦。干浮華之虛稱。非所以得名也。

上士閉心。中士閉口。下士閉門。

好訐人者。身必危。自甘爲愚。適成其保身之智。好自誇者。人多笑。自舞其智。適見其欺人之愚。

閒暇出於精勤。恬適出於祇懼。無思出於能慮。大膽出於小心。平康之中。有險阻焉。衽席之內。有鳩毒焉。衣食之間。有禍敗焉。禍患之伏。不在於經意處。正在於大意處。明哲之士。只在意中做工夫。故每萬全而無弊。

居安慮危。處治思亂。

錢志騶君子懷刑題文開講云。自恕之人。皆日蹈於刑而不知憂。日幸免於刑而不

知愧。又收束二小比。人方有欲自肆。幾疑朝夕補救之迂。而孰知惟此制心之可保。人至無地自容。始悟名教從容之樂。而豈

若先乎慮患之爲安。學問有得之語。當從戰兢惕厲中來。真有功世道之文也。

天下之勢以漸而成。天下之事以積而固。自古天下國家身之敗亡。不出積漸二字。

積之微。漸之始。可爲寒心哉。是以君子重小損。矜細行。防微蔽。呂新吾云。人情之所易忽者。莫如漸。天下之大可畏者。亦莫如漸。周鄭交質。若出於驟然。天子雖孱懦甚。亦必有恚心。諸侯雖豪橫極。豈敢萌此念。迨積漸所成。其流不覺至是。故步視千里爲遠。前步視後步爲近。千里者。步步之積也。是以驟者舉世所驚。漸者聖人獨懼。明以燭之。堅以守之。毫髮不以假借。此慎道之漸也。

禍到休愁。徒愁何益。也要會救。救得一分。福來休喜。也要會受。則空喜

可爲災。能受則福且未艾。

天欲禍人。先以微福。驕之。天欲福人。先以微禍。傲之。

傲慢之人驟得通顯。天將重刑之也。疏放之人艱於進取。天將曲赦之也。

小人亦有坦蕩蕩處。無忌憚是也。君子亦有長戚戚處。終身之憂是也。陳榕門云。迹相似而實不相同。人禽之分在此。

君子猶水也。其性沖。其質白。其味淡。其爲用也。可以澣不潔者。而使潔。卽沸湯中投以油。亦自分別而不相混。誠哉君子也。小人譬油也。其性滑。其質膩。其味濃。其爲用也。可以污潔者。而使不潔。倘滾油中投以水。必至激搏而不相容。誠哉小人也。形容盡致。

推勘入微。明此。可以立身。可以觀人。

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

人心寬平

則光明。狹險則幽暗。君子小人相反。只在陽明陰暗之間。故聖人衍易。以陽爲君子。以陰爲小人。嘗觀天下之人。其光明正大。疏暢明達。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渙。忍。回。互。隱。伏。閃。爍。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

稱人以顏子。無不悅者。忘其貧賤而天。指人以盜跖。無不怒者。

忘其富貴而壽。

人心好善惡惡之同。然如此。而作人卻與盜跖同歸。何惡其名而好其實耶。

事事難上難。舉足常虞失墜。件件想一想。渾身都是過差。

怒宜實力消融。過要細心檢點。

探理宜柔。優游涵泳。始可以自得。決欲宜剛。勇猛奮迅。始可以自新。

懲忿窒慾。其象爲損。得力在一忍字。遷善改過。其象爲益。得力

在一悔字。

是懲能窒。卽是改過。改之又改。以至於寡。卽是遷善。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卽是止於至善。

富貴如傳舍。惟謹慎可。得久居。

英銳者。造物得而折之。謹慎者。鬼神不得而乘之。謹慎二字。聖

賢大學問在此。豪傑大作用亦在此。

貧賤如敝衣。惟勤儉可以脫卸。

朱柏廬云。勤與儉。治生之

道也。不勤則寡入。不儉則妄費。寡入而妄費。則財匱。財匱則苟取。愚者爲寡廉鮮恥之事。黠者入行險徼倖之途。生平行止。於此而喪。祖宗家聲。於此而墜。生理絕矣。又況一家之中。有妻有子。不能以勤儉表率。而使相趨於奢侈。則自絕其生理。而又絕妻子之生理矣。以此思勤。安得不勤。以此思儉。安得不儉。

儉則約。約則百善俱興。侈則肆。肆則百惡俱縱。

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

奢儉之有關心境也。

此如

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怨。不若儉而養心。放肆以遂欲。不若儉而安性。

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平日之言躁。省事。然後知平日之心忙。閉戶。然後知平日之交濫。寡欲。然後知平日之病多。近情。然後知平日之念刻。

無病之身。不知其樂也。病生始知無病之樂。無事之家。不知其福也。事至始知無事之福。

慾心正熾時。一念著病。興似寒冰。利心正熾時。一想到死。味同。

嚼蠟。

格言聯璧 持躬

五十二

有一樂境界。卽有一不樂者。相對待。有一好光景。便有一不好。

底相乘除。

只是尋常茶飯。實地風光。纔是安樂窩。胡文定公云。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常有些不足處。方好。纔事

事足意。便有不好事出來。歷試歷驗。

事不可做。盡言不可道。盡勢不可倚。盡福不可享。盡。

邵康節詩云。美酒飲

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最爲親切有味。

不可喫盡。不可穿盡。不可說盡。又要洞得。又要做得。又要耐得。

粗淺語。卻不容易做到。

難消之味休。食難得之物休。蓄難酬之恩休。受難久之友休。交。

難再之時休。失難守之財休。積難雪之謗休。辯難釋之忿休。較飯休不嚼便咽。路休不看便走。話休不想便說。事休不思便做。財休不審便取。氣休不忍便動。友休不擇便交。

爲善如負重登山。志雖已確而力猶恐不及。爲惡如乘駿走坂。鞭雖不加而足不禁其前。

防欲如挽逆水之舟。纔歇手便下流。力行如緣無枝之樹。纔住脚便下墜。君子之心。無時而不敬畏者。以此。

膽欲大。見義勇爲。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圓。應物無滯。行欲方。截然有執。

眞聖賢。決非迂腐。眞豪傑。斷不粗疏。

龍吟虎嘯。鳳翥鸞翔。大丈夫之氣象。蠶繭蛛絲。蟻封蚓結。兒女子之經營。

格格不吐。刺刺不休。總是一般語病。請以鶯歌燕語療之。戀戀不舍。忽忽若忘。各有一種情癡。當以鳶飛魚躍化之。

問消息於蓍龜。疑團空結。祈福祉於輿竈。妄想徒勞。

慈湖先訓云。心吉則

百事俱吉。古人於爲善者曰吉人。是此人通體皆吉。世間凶神惡煞。如何干犯得他。真乃窺見本原之確論也。劉念臺云。易經所言趨吉避凶者。蓋趨善而避惡也。今人解吉凶。都說向人事上去。大錯。

謙美德也。過謙者懷詐。

謙不中禮。所損甚多。唯准於禮而得其中。則善矣。

默懿行也。過

默者藏奸。

鷹立如睡。虎行如病。乃是他人攫人。手段奸惡之輩。多形此態。不可不知。

直不犯禍和不害義

圓融者無詭隨之態。精細者無苛察之心。方正者無乖拂之失。沈默者無陰險之術。誠篤者無椎魯之累。光明者無淺露之病。勁直者無徑情之偏。執持者無拘泥之迹。敏鍊者無輕浮之狀。

有所長而矯其長之失。此是全才是善學。長處即有一病處。其病處即在所長之中。長善救失。全憑學問。

陳榕門云。人有一

才不足則多謀。識不足則多慮。威不足則多怒。信不足則多言。勇不足則多勞。明不足則多察。理不足則多辯。情不足則多儀。私恩煦感。仁之賊也。直往輕擔。義之賊也。足恭僞態。禮之賊也。苛察歧疑。智之賊也。苟約固守。信之賊也。

此五賊者。破道亂政。聖門斥之。後世儒者。

往往稱之以訓
世無識也夫。

有殺之爲仁。生之爲不仁者。有取之爲義。與之爲不義者。有卑
之爲禮。尊之爲非禮者。有不知爲智。知之爲不智者。有違言爲
信。踐言爲非信者。陳榕門云。以義理爲權衡。則輕重大小之間。
看得不爽。行得不錯。婦人之仁。匹夫之義。拘
謹之禮。穿鑿之智。硜硜之
信。總爲不權衡於義理耳。

愚忠愚孝。實能維天地綱常。惜不遇聖人裁成。未嘗入室。大詐
大奸。偏會建世間功業。倘非有英主駕馭。終必跳梁。

知其不可爲而遂委心任之者。達人智士之見也。知其不可爲
而猶竭力圖之者。忠臣孝子之心也。陳榕門云。其智可及。其
愚不可及。蓋指此種。

小人只怕他有才。有才以濟之。流害無窮。君子只怕他無才。無才以行之。雖賢何補。

○攝生附

慎風寒。節飲食。是從吾身上卻病法。寡嗜慾。戒煩惱。是從吾

心上卻病法。

養生以養心爲主。而養心又在凝神。神凝則氣聚。氣聚則形全。若日逐勞擾。憂煩。神不守舍。則

易至衰老。且百病從此生矣。一收視返聽。凝神於太虛。無一毫雜思妄念。神與氣會。氣與神合。則心自定而形自全矣。

少思慮以養心氣。寡色慾以養腎氣。常運動以養骨氣。戒瞋

怒以養肝氣。薄滋味以養胃氣。省言語以養神氣。多讀書以

養膽氣。順時令以養元氣。

凡人元氣已索。而血肉未潰。飲食起居不甚覺也。一旦外邪襲之。溘

然死矣。不怕千日怕一旦。一旦者。千日之積也。千日可爲。一旦不可爲矣。故慎於千日。正以防其一旦耳。

憂愁則氣結。忿怒則氣逆。恐懼則氣陷。拘迫則氣鬱。急遽則

氣耗。是惟心平氣和。斯爲載道之器。

行欲徐而穩。立欲定而恭。坐欲端而正。聲欲低而和。善養氣者。常於

動中習靜。使此身常在太和元氣中。久久自有聖賢氣象。

心神欲靜。骨力欲動。胸懷欲開。筋骸欲硬。脊梁欲直。腸胃欲淨。舌端欲捲。脚跟欲定。耳目欲清。精魂欲正。

多靜坐。以收心。寡酒色。以清心。去嗜慾。以養心。誦古訓。以警心。悟至理。以明心。

寵辱不驚。肝木自寧。動靜以敬。心火自定。飲食有節。脾土不洩。調息寡言。肺金自全。恬淡寡欲。腎水自足。

道生於安。靜德生於卑。退福生於清。儉命生於和。暢。

天地不可一日無和。氣人心不可一日無喜。神。

人常和悅。則心氣恬而五

臟安。昔人所謂養歡喜神。何文端公時。曾有鄉人過百歲。公叩其術。答曰。予鄉村人。無所知。但一生只是喜歡。從不知憂惱。此真得養生要訣者。每日胸中一團太和元氣。病從何生。

拙字可以寡。過緩字可以免悔。退字可以遠禍。苟字可以養。

福。靜字可以益壽。

昔人論致壽之道有四。曰慈。曰儉。曰和。曰靜。

毋以妄心戕真心。勿以客氣傷元氣。

拂意處要遣得過。清苦日要守得過。非理來要受得過。而無故

非理相加。其中必有所恃。小不忍。禍立至矣。忿怒時要耐得過。嗜慾生要忍得過。

銷鑠人莫如忿。與慾。慾動水滲。怒甚火炎。故須忍耐。則心火上升。腎水下滋。此吾儒坎離交濟功法。何勞仙家言。

言語知節。則愆尤少。舉動知節。則悔吝少。愛慕知節。則營求

少。歡樂知節。則禍敗少。飲食知節。則疾病少。王龍圖食物至精細。食不盡一

器。年八旬。頤頰白膩。如少年。嘗語人云。食取補氣。不飢即已。飽則生衆疾。至用藥物消化。尤傷和也。

人知言語足以彰吾德。而不知慎言語。乃所以養吾德。人知飲食足以益吾身。而不知節飲食。乃所以養吾身。

閒時鍊心。靜時養心。坐時守心。行時驗心。言時省心。動時制

心。

榮枯倚伏。寸田自開。惠逆何須歷問。塞翁修短參差。四體自造。彭殤似難專咎司命。

節慾以驅二豎。修身以屈三彭。安貧以聽五鬼。息機以弭六

賊。

一心爲主。百病皆除。

衰後罪孽。都是盛時作的。老來疾病。都是壯年招的。

敗德之事非一。而酗酒者德必敗。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

生必傷。

薛文清云。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耗。傷生敗德。莫此爲甚。何樂之有。惟心清欲寡。則氣平體胖。樂可知矣。

木有根則榮。根壞則枯。魚有水則活。水涸則死。燈有膏則明。

膏盡則滅。人有真精保之。則壽。戕之。則殀。

冬至一陰生。其氣甚微。

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倘犯色戒。則來年精神必疲憊。故色慾不節。四時皆傷人。惟二至之前後半月。尤必以絕慾爲第一義也。

○敦品類

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從烈火中鍛來。思立揭地掀天的事。功須向薄冰上履過。

人以品爲重。若有一點卑污之心。便非頂天立地漢子。品以行爲主。若有一件愧怍之事。卽非泰山北斗宏儀。

人爭求榮。就其求之之時。已極人間之辱。人爭恃寵。就其恃之

之時已極人間之賤。

其人之趨炎附勢者大都但知攀附權貴而

於盡真爲可憐。即使幸而漏網。而以一身名節之重。不思流芳百世。乃甘受黨援之污。反致遺臭萬年矣。劉念臺云。進取一路。誠士人所不廢。而得之不得。曰有命。人情若不看破。奔走如狂。妄開徑竇。呈身之巧。有無所不至者。幸而得之。立身已敗。萬事瓦解。況求之而未必得乎。真枉做小人也。

丈夫之高華。祇在於道德氣節。鄙夫之炫耀。但求諸服飾起居。

快書云。優人登場。有爲唐明皇者。下場便不肯與諸優同坐。諸優皆笑之。世之登仕版者。時至則爲之。此與逢場作戲。亦復何異。而盛修邊幅。炫耀鄉里。日岸然肩輿於親故之門。其不爲諸優所竊笑者。幾希矣。比擬未免近於刻。但欲爲今世之縉紳。先生痛下針砭。不得不借此以發其深省。其不省者。尙復何言。呂新吾云。中高第。做美官。欲得願足。這不是了卻一生事。只是作人不起。或無過可稱。而分毫無補於世。則高第美官。反以益吾之恥者也。而世顧以此詫市井。蓋棺有餘愧矣。劉念臺云。

士人自初第以至崇階華廡。同是穿衣。同是喫飯。何曾有半點異常人處。只被閭巷一二愚鄙。驚喜奉承。此人不知不覺。不能自主。遂高擡起來。究竟與自己身上。曾有一毫增益否。可爲當頭一棒。鄒東郭云。問邑之貴。則數高位者以對。問邑之富。則數積財者以對。問邑之人物。則數修德勵行。濟世範俗者以對。而富與貴不齒焉。故肆志一時者。爲軒鶴。爲牢豕。尙友千古者。爲景星。爲喬嶽。

阿諛取容。男子恥爲妾婦之道。本真不鑿。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君子之事上也。必忠以敬。其接下也。必謙以和。小人之事上也。必諂以媚。其待下也。必傲以忽。小人刻刻在勢利上講求。故無常心。如此那得不爲君子所惡。立朝不是好官人。由居家不是好處士。平素不是好處士。由小時不是好學生。蒙童之教。大有關係如此。

做秀才如處子。要怕人。既入仕如媳婦。要養人。歸林下如阿婆。
要教人。顏光衷云。鄉紳國之望也。家居而爲善。可以感郡縣。可
賢揚善。主持風俗。其上也。卽不然。而正身率物。恬靜自守。其次
也。下此則求田問舍。下此則欺弱暴寡。風之薄也。非所敢道矣。
俚語云。刀趁利。爐趁熱。此兩語誤人不淺。夫刀利。爐熱。用之以
幹許多好事。此光陰誠不可錯過。又爭體面三字。最誤人。今且
以何者爲體面。若枉道求官府。辱身賤行。此無體面之隱者也。得勢以豪
官府卽姑從我。而心輕其爲人。此無體面之隱者也。得勢以豪
鄉里。而人陰指曰。此翼虎。不可犯耳。尙得爲體面乎。認得體面
真時。便不爭體面。而百美集矣。呂東萊云。士大夫喜言風俗
不好。不知風俗是誰做的。身便是風俗。不自去做。如
何會得好。講風俗能就自己身上講起。方算正人。

貧賤時眼中不著富貴。他日得志。必不驕富貴。時意中不忘貧
賤。一旦退休。必不怨。

貴人之前莫言賤。彼將謂我求其薦。富人之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憐。

小人專望受人恩。受過輒忘。君子不輕受人恩。受則必報。

處衆以和。貴有強毅。不可奪之力。持己以正。貴有圓通。不固執。

之權。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者。所濟多矣。方正學者。處俗而不忤者。其和乎。其弊也。流而無立。持身而不撓者。

其介乎。其弊也。厲而多過。介以植其內。和以應乎外。則庶幾矣。

使人有面前之譽。不若使人無背後之毀。使人有乍處之歡。不

若使人無久處之厭。

乍交不爲小人所悅。久習不爲君子所厭。如是乃可見品。

媚若九尾狐。巧如百舌鳥。哀哉羞此七尺之軀。暴同三足虎。毒

比兩頭蛇。惜乎壞爾方寸之地。

到處傴僂。笑伊首何仇於天。何親於地。終朝籌算。問爾心何輕。

於命。何重於財。

楊升菴詩云。生前枉費心千萬。死後空持手一雙。足以喚醒一世。

富兒因求宦。傾貲汙吏。以黷貨失職。

初起於覬其所無。卒至於喪其所有。若各泯其貪心。

則何奪祿敗家。喪名失身之有。

親兄弟析箸。璧合翻作瓜分。士大夫愛錢。書香化爲銅臭。

高忠憲公

家訓云。士大夫居間。得財之醜。不減於室女踰牆。從人之羞。流俗滔滔。恬不爲怪者。只是不曾立志要做。人若要做人。自知男女失節。總是一般。

士大夫當爲子孫造福。不當爲子孫求福。謹家規。崇儉樸。教耕。

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援。爭什一。鬻功名。此求福也。

造福者。澹而長。求福者。濃而短。造福正所以求福。不可不知。士大夫當爲此。

生惜名。不當爲此生。市名。敦詩書。尚氣節。慎取與。謹威儀。此惜

名也。競標榜。邀權貴。務矯激。習模稜。辱身喪名。莫不由此。求名適所以壞名。名豈可市哉。

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士大夫當爲一家用。

財不當爲一家傷。財濟宗黨。廣東脩救荒。歉創辦義舉。濟人利

物。此用財也。靡苑囿。教歌舞。奢燕會。積聚珍玩。賞目悅心。此傷

財也。用財者。損而盈。傷財者。滿而覆。無論在己在人。義所當用。乃謂之用。義不當用。則謂

之傷。有財者可以鑑矣。士大夫當爲天下養身。不當爲天下惜身。省嗜慾。

減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養身也。有養其身以規利害。避勞怨。營

窟宅。守妻子。身似乎愛惜此身。卻不知已置此。此惜身也。養身者。

嗇而大惜身者。羶而細。按張同初先生卻金堂四箴。陳榕門云。

我者也。不當爲者。即孟子所云求在外者也。迹雖近似。義實相妨。今一一臚列之。互舉之。是非公私。顯然可見矣。憶余爲諸生

時。於官齋屏置間。曾見此箴。覺有忱於心。而未知其言之切而中也。及閱歷仕途。深嘗世故。每見士大夫往往於此四者。辨之

不明。遂致誤入歧途。貽悔末路。益服先輩格言。切中世病。足發深省。而愧前此失於體認。草草讀過也。然則思齊內省。爲所當

爲。不爲所不當爲。願與世之君子共勉之。

○處事類

處難處之事。愈宜寬。處難處之人。愈宜厚。處至急之事。愈宜緩。

處至大之事。愈宜平。處疑難之際。愈宜無意。撼大摧堅。要徐徐下手。默默留意。久久。

久見功。若攘臂竭力。一犯手自家先敗。張子韶云。天下之事。有理有勢。理得乘勢以行。固屬快意。勢若一時不能遽遂。則又貴於徐徐應之。惟如是而後爲明通。惟如是而後能應事。忠愍公云。欲幹天下之事。當思如何下手。如何收煞。事成如何。結果不成。落何名目。死生雖不計。畢竟果不徒死否。思之。又重思之。薛文清公云。事纔入手。便當思其發脫。又云。應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呂新吾云。事見到無不可時。便斬截做。不要留戀。兒女子之情。不足以語辦大事者也。又云。計天下大事。只在要緊處一著。留心用力。別箇都顧不得。此要緊一著。又要看得明。守得定。方不失輕重之衡。又云。凡酌量天下大事。全要箇融通周密。憂深慮遠。若粗心浮氣。淺見薄識。得其一。方而固執。以求勝。以此圖久大之業。爲治安計。難矣。又云。處天下事。前面常長出一分。此之謂豫。後面常餘出一分。此之謂裕。如此。則事無不濟。而心有餘樂。若扣煞分數。做去。必有後悔。又云。做天下好事。既度德量力。又審勢擇人。專欲難成。衆怒難犯。此八字。不獨妄動邪爲者宜慎。雖以至公。

無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亦須調劑人情。發明事理。俾大家信從。然後動有成。事可久。蓋羣情多闇於遠識。小人不便於私己。羣起而壞之。雖有良法。胡成胡久。又云。天下事。只怕認不真。若認得真時。更那管一國非之。天下非之。君子作事。舉世懼且疑。而彼確然爲之。卒如所料者。先見定也。故要見事後功業。休恤事前議論。事成後。衆情自貼。卽萬一不成。而我爲其所當爲也。論不得成敗。是非理也。成敗勢也。亦有勢不可爲。而猶爲之者。惟其理而已。

無事時常照管此心。兢兢然。若有事。有事時卻放下此心。坦坦然。若無事。無事如有事提防。纔可弭意外之變。有事如無事鎮定。方可消局中之危。

當平常之日。應小事宜。以應大事之心。應之。蓋天理無小。卽人事觀之。便有一箇邪正。不可忽慢。苟簡須審。事之邪正。以應之。

方可。及變故之來。處大事。宜以處小事之心。處之。蓋人事雖大。

自天理觀之。只有一箇是非。不可驚惶失措。但憑理之是非。以

處之。便得。

劉念臺應事說云。事無大小。皆有理在。劈頭判箇是非。與非。見得是處。斷然如此。雖鬼神不避。見得非處。斷

然不如如此。雖千駟萬鍾不回。又於其中。條分縷析。辯箇是中之非。非中之是。似是之非。似非之是。從此下手。沛然不疑。所以動有成績。又凡事有先著。當圖難於易。爲大於細。有要著。一著勝人千萬著。失此一著。滿盤敗局。又有先後著。如低棋以後著。爲先著。多是見小欲速之病。又有了著。恐事至八九分。便放手。終成滅裂也。蓋見得是非後。又當計成敗。如此方是有用學問。學者遇事。不能應。總是此心受病處。只有一鍊心法。更無鍊事法。鍊心之法。大要只是胸中無一事而已。無一事。乃能事事。此是主靜工夫。得力處。又云。多事不如少事。省事不如無事。

緩事宜急幹。敏則有功。

事有必不可已者。便須早做。日捱一日。未必後日之能如今日也。若營父母遠。

大之事。尤當喫緊。急事宜緩辦。忙則多錯。然劉真齋云。事屬道義。方可做。

一一從頭至尾。節次調停。方克有濟。否則。一忽忙疏漏。必至虛矯。急迫反害義矣。

不自反者。看不出一身病痛。不耐煩者。做不成一件事業。耐煩一

心。天下何人不處得。天下何事不了得。

日日行。不怕千萬里。常常做。不怕千萬事。陳榕門云。數語中。有不息漸進二意。

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事乃濟。

過去事。丟得一節。是一節。現在事。了得一節。是一節。未來事。省

得一節。是一節。白香山詩云。我有一言君記取。世間自取苦人

萬不可已者乎。當必恍然自悟矣。

強不知以爲知。此乃大愚。本無事而生事。是謂薄福。

居處必先精勤。乃能閒暇。凡事務求停妥。然後逍遙。

呂新吾云。世人通病。

先事體。怠神昏。臨事手忙脚亂。既事意散。心安。此事之賊也。不可不痛戒之。凡事豫則立。此五字極當理會。

天下最有受用。是一閒字。然閒字要從勤中得來。

若一懈怠。諸事都廢。方寸

中定有許多牽掛。何處討箇閒來。

天下最討便宜。是一勤字。然勤字要從閒中

做出。

若一擾亂。動手即錯。一件事決費無數周折。勤也。濟不得事。

自己做事。切須不可迂滯。不可反覆。不可瑣碎。代人做事。極要

耐得迂滯。耐得反覆。耐得瑣碎。

處事大忌急躁。急躁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

謀人事如己事。而後慮之也。審謀己事如人事。而後見之也。明

呂新吾云。人只是怕當局。當局者之十。不足以當旁觀者之五。智慮以得失而昏也。膽氣以得失而奪也。只沒了得失心。則志氣舒展。此心與旁觀者一般。何事不濟。陳榕門云。恆言是非得失。不知是非者公。而得失者私也。是非者理。而得失者數也。得失之心重。則明者亦昏。勇者亦怯矣。

無心者。公無我者。明。

當局之君子。不如旁觀之衆人者。以有心有我故也。

置其身於是非之外。而後可以折是非之中。置其身於利害之外。而後可以觀利害之變。

在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設身利害之中。則置身於外。則無所顧忌。設身其中。則平易近人。二語各極其妙。

無事時戒一偷字。有事時戒一亂字。

呂新吾云。有涵養人。心思極細。雖應倉猝。而胸中依

然暇豫。自無粗疏之病。
心粗便是學不濟處。

將事而能弭。遇事而能救。既事而能挽。此之謂達權。此之謂才。
未事而知來。始事而要終。定事而知變。此之謂長慮。此之謂識。
陳榕門云。如此講才。方不是機巧一流。如此講識。方不是揣測一流。

提得起。放得下。算得到。做得完。看得破。撇得開。
非大有識力人不能。然亦要習學。

救已敗之事者。如馭臨崖之馬。休輕策一鞭。圖垂成之功者。如挽上灘之舟。莫少停一棹。

以真實肝膽待人。事雖未必成功。日後人必見我之肝膽。以詐

僞心腸處事。人卽一時受惑。日後人必見我之心腸。

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但恐誠心未至。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只怕

立志不堅。

湯潛菴云。天下之事有真事。須天下之人有真心。無真心而做真事。必不可得之數也。

處人不可任己意。要悉人之情。處事不可任己見。要悉事之理。

陳榕門云。悉人之情。則於己方爲得理。悉事之理。則於事方克有濟。不是漫無主見。終日向人覓生活也。

見事貴乎理明。處事貴乎心公。

理不明。則不能辯別是非。心不公。則不能裁度可否。惟理明。心

公。則於事無所疑惑。而處得其當矣。

於天理汲汲者。於人欲必淡。於私事耽耽者。於公務必疏。於虛

文熠熠者。於本實必薄。

君子當事。則小人皆爲君子。至此不爲君子。眞小人也。小人當事。則中人皆爲小人。至此不爲小人。眞君子也。

居官先厚民風。處事先求大體。

論人當節取其長。曲諒其短。做事必先審其害。後計其利。

小人處事於利合者爲利。於利背者爲害。君子處事於義合者

爲利。於義背者爲害。

劉念臺云。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利兩者。正人禽分途處也。義也者。天下之公也。利

也者。一己之私也。人纔爲一己起見。便生出許多占便宜心。於凡辭受取與出處死生之際。總無是處。利利也。名亦利也。如以利道德事功皆利也。爲人子者。有所不利焉。而爲孝。其孝必不眞。爲人臣者。有所利焉。而爲忠。其忠必不至。充其類。便至弑父與君。故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喫緊在破除頭處。原窠白。鄉原正喻利之深者。故聖人惡之。吾儕學問。只從念頭處討分曉。見得義

當爲。便必爲。利不當爲。便必不爲。是辨之最明處。凡作事。第一念爲自己思量。第二念便須替他人籌算。若彼此兩益。或於己有益。於人無損。皆可爲之。若益於己者十之九。損於人者十之一。卽宜躊躇。若人與己損益相半。斷宜撒手。況益全在己。損全在人者乎。若損己以益人。尤爲上等君子。後之學者。三復斯言。

只人情世故熟了。甚麼大事做不到。

陳榕門云。此人情。在公一邊看。熟者。體察而熟悉之。

不是揣摩世故。曲徇人情。只天理人心合了。甚麼好事做不成。

只一事不留心。便有一事不得其理。只一物不留心。便有一物

不得其所。心頭有一分檢點。自有一分得處。學者只事事留心。一毫不苟。其德業之進也。如流水矣。遇事不可輕

忽。雖至微至細者。皆當慎重處之。及事將完。越要加愼。加勤。加寬。

事到手。且莫急。便要緩緩。想想得時。切莫緩。便要急急行。

陳榕門云。

緩字是詳慎。不是怠緩。急字是果決。不是急遽。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正是此意。

事有機緣。不先不後。剛剛湊巧。命若蹭蹬。走來走去。步步踏空。

張夢復云。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余少奉教於姚端恪公。服膺斯語。每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余少奉教於姚端恪公。服膺斯語。每遇疑難。躊躇之事。輒依據此言。稍有把握。古人言。居易以俟命。又言行法。以俟命。人生禍福榮辱。得喪。自有一定。命數。確不可移。審此則害宜避。而有不能避之害。利可趨。而有不必趨之利。利害之見。既除。而爲君子之道。始出。此爲字。甚有力。既知利害。難於相從處。亦要內不失己。果謙和。以謝之。宛轉以避之。彼亦未必決能禍我。卽禍我。亦命數宜然。又安知媚委曲。從彼之禍。不銀之禍。不更甚於上。官之失歡也。昔者米脂令。邊君。掘李賊之祖墳。賊破京師後。獲邊君置軍中。欲甘心焉。挾至山西。以三十人守之。邊君夜遁。後復爲州守。自著虎吻。餘生記其事。李賊殺人數十萬。究不能殺一邊君。死生有命。寧不信然歟。予官京師。

日久。每見人之數應爲此官。而其時本無此一缺。有人焉。竭力經營。幹辦停當。而此人無端值之。如此者。不一而足。此亦舉世之人共知之。而當局往往迷而不悟。其中之求速反遲。求得反失。彼人爲此人而謀。此事因彼事而壞。顛倒錯亂。不可究詰。人能將耳目聞見之事。平日體察。亦可消許多妄念也。朱子云。今人必要算到有利無害處。天下事那裏被你算得盡。

○接物類

事屬曖昧。要思回護。他著不得一點攻訐的念頭。人屬寒微。要思矜禮。他著不得一毫傲睨的氣象。

凡一事而關人終身。縱確見實聞。不可著口。凡一語而傷我長厚。雖閒談酒謔。慎勿形言。

結怨讎。招禍害。傷陰陽。皆由於此。至談閨門中醜惡。尤觸鬼神之怒。切戒。

嚴著此心。以拒外誘。須如一團烈火。遇物卽燒。寬著此心。以待

同羣。須如一片春陽。無人不暖。

持己當從無過中求。有過非獨進德。亦且免患。待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非但存厚。亦且解怨。

事後而議人得失。吹毛索垢。不肯絲毫放寬。試思己當其局。未必能效彼萬一。旁觀而論人短長。抉隱摘微。不留些須餘地。試

思己受其毀。未必能安意順承。

先哲云。事後論人。局外論人。是學者大病。事後論人。局外論人。是

說得極愚。局外論人。每將難事說得極易。二者皆從不忠不恕生出。

遇事只一味鎮定。從容雖紛若亂。絲終當就緒。待人無半毫矯偽。欺詐縱狡如山鬼。亦自獻誠。

公生明。誠生明。從容生明。

公生明者。不蔽於私也。誠生明者。不雜以僞也。從容生明者。不淆於惑也。

舍是無明道矣。

人好剛。我以柔勝之。人用術。我以誠感之。人使氣。我以理屈之。柔能制剛。遇赤子而賁育。失其勇。訥能屈辯。逢暗者而儀秦。拙於詞。

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伏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

以耐事。了天下之多事。以無心。息天下之爭心。

何以息謗。曰無辯。何以止怨。曰不爭。

人之謗我也。與其能辯。不如能容。人之侮我也。與其能防。不如能化。

是非窩裏。人用口。我用耳。熱鬧場中。人向前。我落後。人皆擾擾。我獨安安。

此是何等襟度。

觀世間極惡事。則一眚一慝。儘可優容。念古來極冤人。則一毀一辱。何須計較。

彼之理是我之理。非我讓之。彼之理非我之理。是我容之。呂新吾云。

兩君子無爭。相讓故也。一君子一小人無爭。有容故也。爭者兩小人也。兩箇動氣。一對小人。一般受禍。陳榕門云。一時之名利得失。一事之意見取舍。原不必定踞勝著。至於國家大事。倫常大節。又當別論。

能容。小人是大人。能培薄德。是厚德。

我不識何等爲君子。但看每事肯喫虧的。便是我不識何等爲

小人。但看每事好便宜的。便是。

古人教人做好人。只十四字。簡妙真切。曰君子落得爲君子。小

人枉費做小人。蓋富貴貧賤。自有一定命數。做君子不曾少了分內。做小人不曾多了分內。落得者。猶言拾得。言極其便宜也。枉費者。猶言折本。言極其喫虧也。林退齋臨終。子孫環跪請訓。先生曰。無他言。爾等只要學喫虧。自古英雄。只爲不肯喫虧。害了多事。

律身惟廉爲宜。處世以退爲尙。

二者乃崇德安身之道也。

以仁義存心。以勤儉作家。以忍讓接物。

張夢復訓子云。古人有言。終身讓路。不失尺寸。

老氏以讓爲貴。左氏曰。讓德之本也。處里間之間。信世俗之言。不過曰。漸不可長。不過曰。後將更甚。是大不然。人孰無天理良

心。是非公道。揆之天道。有滿損虛益之義。揆之鬼神。有虧盈福謙之理。自古祇聞忍與讓。足以消無窮之災悔。未聞忍與讓。反以釀後來之禍患也。欲行忍讓之道。先須從小事做起。余曾署刑部事五十日。見天下大訟大獄。多從極小事起。君子謹小慎微。凡事只從小處了。余生平未嘗多受小人之侮。只有一善策。能轉灣早耳。每思天下事。受得小氣。則不至於受大氣。喫得小虧。則不至於喫大虧。此生平得力之處。凡事最不可想估便宜。便宜者。天下人之所共爭也。我一人據之。則怨萃於我矣。我失便宜。則衆怨消矣。故終身失便宜。乃終身得便宜。也。此余數十年閱歷有得之言。其遵守之。毋忽。

徑路窄處。留一步與人行。滋味濃處。減三分讓人嗜。

任難任之事。要有力。而無氣。處難處之人。要有知。而無言。

窮寇不可追也。遁辭不可攻也。貧民不可威也。

禍莫大於不讎人。而有讎人之辭色。恥莫大於不恩人。而詐恩。

人之狀態。

恩怕先益後損。則恩反爲讎。威怕先鬆後緊。則管束不下。

善用威者不輕怒。善用恩者不妄施。陳榕門云。恩威乃治世大

得。一不慎重。威不足懲。恩不足勸。悔之何及。又云。人知威勝之

弊。而不知恩勝之害。威勝者。可救以恩。恩勝者。難制以威。用恩

威者。可以鑑矣。寬厚者。毋使人有所恃。精明者。不使人無所容。陳榕門云。寬厚

人無所恃。精明而體貼人情。則人有所容。此中有大學

問。大經濟。使人敢怒而不敢言者。便是損陰隲處。事有知其當變而不得不因者。善救之而已矣。人有知其當退

而不得不用者。善馭之而已矣。

輕信輕發。聽言之大戒也。愈激愈厲。責善之大戒也。

呂新吾云。水激橫流。

火激橫發。人激亂作。君子慎其所以激者。愧之則小人可使爲君子。激之則君子可使爲小人。激之而不怒者。非有大量。必機有深。

處事須留餘地。責善切戒盡言。

曲木惡繩。頑石惡攻。責善之言。不可不慎也。呂新吾云。責善之言。

看其人何如。又當盡長善。救失之道。無指摘其所忌。無盡數其所失。無對人無峭直。無長言。無累言。犯此六戒。雖忠告。非善道矣。又云。論人須帶三分渾厚。非直遠禍。亦以留人掩蓋之路。觸人悔悟之機。養人體面之餘。猶天地含蓄之氣也。

施在我有餘之惠。則可以廣德。留在人不盡之情。則可以全交。

陳榕門云。至理名言。可爲涉世龜鑑。

古人愛人之意多。故人易於改過。而視我也常親。我之教益易。

行。今人惡人之意多。故人甘於自棄。而視我也常仇。我之言必不入。陳榕門云。雖烈日嚴霜。其中原有一段煦蘇發育之意。故受者易入。人之爲教。豈可異此。凡勸人。不可遽指其過。必須先美其長。蓋人喜則言易入。怒則言難入也。善化人者。心誠色溫。氣和詞婉。容其所不及。而諒其所不能。恕其所不知。而體其所不欲。隨事講說。隨時開導。彼樂接引之誠。而喜於所好。感督責之寬。而愧其不材。人非木石。未有不長進者。我若嫉惡如讎。彼亦趨死如驚。雖欲自新。而不可得。哀哉。

喜聞人過。不若喜聞己過。樂道己善。何如樂道人善。

陳榕門云。同一聞過。

道善之事。就人已間易地出之。便是聖狂之別。世之人喜聞人過。而惡聞己過。樂稱己善。而惡稱人善。試思這箇念頭。是君子乎。是小人乎。

聽其言。必觀其行。是取人之道。師其言。不問其行。是取善之方。

師其言者。爲其言之有益於我耳。苟益於我。人之賢否奚問焉。衣敝帛者。市文繡。食糟糠者。市梁肉。將以人棄之乎。

論人之非。當原其心。不可徒泥其迹。取人之善。當據其迹。不必

深究其心。

呂新吾云。論人情。只向薄處求。說人心。只從惡邊想。此是私而刻。底念頭。非長厚之道也。

小人亦有好處。不可惡其人。並沒其是。君子亦有過差。不可好其人。並飾其非。

小人固當遠。然斷不可顯爲仇敵。

先哲云。不得已而與小人居。須要外和吾色。內平吾心。決

無苟且之理。又云。覺人之詐。不形於言。受人之用。君子固當親然。侮。不動於色。此中有無窮意味。亦有無限受用。

亦不可曲爲附和。

待小人宜寬。防小人宜嚴。

待君子易。待小人難。待有才之小人則益難。小人則益難。小人則益難。小人則益難。

人有功。可優之以
賞。不可假之以權。

聞惡不可遽怒。恐爲讒人洩忿。聞善不可就親。恐引奸人進身。
先去私心。而後可以治公事。先平己見。而後可以聽人言。

修己以清心爲要。涉世以慎言爲先。

惡莫大於縱己之欲。禍莫大於言人之非。

施之君子。則喪吾德。
施之小人。則殺吾身。

人生惟酒色機關。須百鍊此身。成鐵漢。世上有是非門戶。要三
緘其口。學金人。

工於論人者。察己常闊。疏狃於訐直者。發言多弊病。

人情每見一人。始以爲可親。久而厭生。又以爲可惡。非明於理。

而復體之以情。未有不割席者。人情每處一境。始以爲甚樂。久而厭生。又以爲甚苦。非平其心而復濟之以養。未有不思遷者。觀富貴人。當觀其氣概。如溫厚和平者。則其榮必久。而其後必昌。觀貧賤人。當觀其度量。如寬宏坦蕩者。則其福必臻。而其家必裕。

寬厚之人。吾師以養。量縝密之人。吾師以鍊。識慈惠之人。吾師以御。下儉約之人。吾師以居。家明通之人。吾師以生。慧質樸之人。吾師以藏。拙才智之人。吾師以應。變緘默之人。吾師以存。神謙恭善下之人。吾師以親。師友博學強識之人。吾師以廣。見聞。

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

所。不取。

以推此言也。可以取友。可以延師。可以聯姻。可以薦士。可以聽言。并自己立心慎行之道。均由此五者得之矣。

取人之直。恕其戇。取人之樸。恕其愚。取人之介。恕其隘。取人之

敬。恕其疏。取人之辯。恕其肆。取人之信。恕其拘。

所謂人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宜

略短以取長。不可忌長以摘短。

遇剛鯁人。須耐他戾氣。遇俊逸人。須耐他妄氣。遇樸厚人。須耐

他滯氣。遇佻達人。須耐他浮氣。

劉直齋云。凡與人交。不可求全責備。只該略短取長。譬如沙中

揀金。所重在金。則一星之金。亦在所取。而忘其沙之多寡。苟所惡在沙。雖有金。亦不見矣。

人褊急。我受之以寬。宏人險仄。我待之以坦蕩。

此炎熱中投清涼散也。

奸人詐而好名。他行事有確似君子處。迂人執而不化。其決裂。

有甚於小人時。我先別其爲何如人。思所以處之之道。則得矣。

持身不可太皎潔。一切污辱垢穢。要茹納得。處世不可太分明。

一切賢愚好醜。要包容得。精明須藏在渾厚裏作用。古人得禍。精明人十居其九。未有渾厚而得禍。

者。吳遣二士至蜀。二士甚辯。武侯偉之。後二士皆被殺。武侯曰。二人只是黑白太分明。

宇宙之大。何物不有。使擇物而取之。安得別立宇宙。置此所舍。

之物。人心之廣。何人不容。使擇人而好之。安有別箇人心。復容。

所惡之人。剖去胸中荆棘。以便人我往來。是天下第一寬閒快活。心懷處世。不可太嚴揀擇。麒麟鳳凰。虎豹蛇蠍。

蕃然並生。只於一身。清濁並蘊。若洗腸滌胃。盡去濁穢。只留清虛。反非生理。

德盛者其心和平。見人皆可取。故口中所許可者多。德薄者其

心刻傲。見人皆可憎。故目中所鄙棄者衆。聖人見人。皆聖人也。賢人見人。或賢或不

肖。不肖人見人。則皆不肖矣。袁中郎言。譬如人脾氣強盛者。蔬糲亦皆甘美。否則美者甘。惡者苦。至如敗壞之極。雖珍滑之物。

亦不復能可口矣。真善喻也。呂新吾云。世人喜言無好人。此孟浪語也。推原其病。皆從不忠不恕所致。自家便是箇不好人。

更何暇責備他人乎。汎愛親仁。聖人忠恕體用。端的如此。

律已宜帶秋氣。處世須帶春風。張夢復云。待下我一等人。言語辭氣。愈要和婉。此事甚不費錢。

然彼人受之。同於實惠。只在精神照料得來。不可憚煩。易所謂勞謙是也。

善處身者必善處世。不善處世。賊身者也。善處世者必嚴修身。

不嚴修身。媚世者也。

愛人而人不愛。敬人而人不敬。君子必自反也。愛人而人卽愛。敬人而人卽敬。君子益加謹焉。

人若近賢良。譬如紙一張。以紙包蘭麝。因香而得香。人若近邪

友。譬如一枝柳。以柳貫魚鱉。因臭而得臭。

陸清獻公與蒿菴翁書云。一身遠出。幼子

無知。所恃者師保得人耳。舟中細思。一齊衆咻之義。覺得咻字。情狀萬千。愈思愈覺可畏。非必有意引誘。然後爲咻。凡親友來者。或言語。或舉止。輕率。一入初學耳目。便是終身毒藥。故有心之咻。猶有限。無心之咻。最無窮。此孟子所以必欲置之莊獄。然莊獄勢不易得。惟恃一齊人之辭嚴義正。能使衆咻辟易。望風而靡。則瀟湘雲夢。盡成莊獄矣。至於戶外之事。惟有一靜。幸太翁時提撕此意。

人未己如。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己合。不可急與之合。

君子處世。寧風霜自

挾。毋魚鳥親人。劉直齋云。好合不如好散。此言極有理。蓋合者始也。散者終也。至於好散。則善其終矣。凡處一事。交一人。無不皆然。卽得正而斃。尤宜然也。士莫重於倫理。觀其於家庭骨肉間。有一番至性。纏綿處。其人便可相與。古來未有家門涼德。而外得厚交者。於此處取友。最當。或謂世有不愛其親。而待他人則親厚不敬其兄。而遇他人則謙遜者。不知其親厚也。特世故中之周旋。其謙遜也。乃勢利中之卑諂耳。倘一旦機隙萌生。則握手者。卽變而攘臂。擁篲者。卽起而操戈矣。若孝弟人。縱有不平。必不橫決如此。

落落者難合一合便不可離欣欣者易親乍親忽然成怨王弼云

能媚我者必能害我。宜加意防之。

張夢復云。此輩毒人。如鳩之入口。蛇之螫膚。斷斷不異。決

無解救之說。芸圃詩有云。於今道上擲揄鬼。原是樽前嫵媚人。蓋痛乎其言之矣。

肯規予者必肯助予。

宜傾心聽之。

先哲云。平時強項好直言者。卽患難時不肯負我之人。圓輒一輩。掉臂去之。或且下石焉。又云。人有

過失。非其知己。孰肯指陳。泛然相識。不過背後竊議之耳。乃不能見德。而反以之爲讎。於彼何與。適所以自成其不可救藥之病而已。

出一箇大傷元氣進士。不如出一箇能積陰德平民。交一箇讀破萬卷邪士。不如交一箇不識一字端人。

無事時埋藏著許多小人。多事時識破了許多君子。

一種人難悅亦難事。只是度量褊狹。不失爲君子。一種人易事

亦易悅。這是貪污軟弱。不免爲小人。

陳榕門云。君子小人中。確乎有此二種。可以發聖言。

所未發。

大惡多。從柔處。伏須防綿裏之針。深讎常自愛中來。宜防刀頭之蜜。

惠我者小恩。攜我爲善者大恩。害我者小讎。引我爲不善者大讎。

毋受小人私恩。受則恩不可酬。毋犯士夫公怒。犯則怒不可救。喜時說盡知心。到失歡。須防發洩。惱時說盡傷心。恐再好。自覺羞慚。

盛喜中勿許人物

喜時之言多失信

盛怒中勿答人書

怒時之言多失體

頑石之中良玉隱焉寒灰之中星火寓焉

是以君子不輕棄人不輕量人

靜坐常思己過閒談莫論人非

對癡人莫說夢話防所誤也見短人莫說矮話避所忌也

面諛之詞有識者未必悅心背後之議受憾者常若刻骨

攻人之惡毋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以善毋過高當使其可從

互鄉童子則進之開其善也闕黨童子則抑之勉其學也

兼此二義

可以因人施教
可謂以德化民

不可無不可一世之識不可有不可一人之心

事有急之。不白者。緩之。或自明。毋急躁。以速其戾。人有操之。不從者。縱之。或自化。毋苛刻。以益其頑。

遇矜才者。毋以才相矜。但以愚敵其才。便可壓倒。遇炫奇者。毋以奇相炫。但以常敵其奇。便可破除。

直道事人。虛衷御物。

周石藩云。人有好歹。事有虛實。斷不可據先入之言。遂挾成心。以待之。蓋胸中一有

成見。則窒塞而不公。不公則不明。以致是非顛倒。皁白不分。其不屈人而僨事者。鮮矣。或居家。或做官。就人論人。就事論事。心中不著些子塵垢。方能虛中。悉理。不至誤於人言。

豈能盡如人意。但求不愧我心。

人情有公。亦有私。必事事求如人意。是徇也。惟準之於理。乃至如

公而無私矣。

不近人情。舉足盡是危機。不體物情。一生俱成夢境。

己性不可任。當用逆法制之。其道在一忍字。人性不可拂。當用順法調之。其道在一恕字。

仇莫深於不體人之私。而又苦之。禍莫大於不諱人之短。而又訐之。

辱人以不堪。必反辱。傷人以已甚。必反傷。

處富貴之時。要知貧賤的痛癢。

一富人飲酒溫室。語人曰。今冬和暖如是。時令甚不正。貧人門

外聞之。頓足曰。外

邊時令卻甚正。值少壯之日。須念衰老的辛酸。入安樂之場。

當體患難人。景況居旁觀之地。要諒局內人苦心。

范文正公。淮上遇風詩曰。

一棹危於葉。旁觀欲損神。
他年在平地。毋忽險中人。

臨事須替別人想。論人先將自己想。

欲勝人者先自勝。欲論人者先自論。欲知人者先自知。

待人三自反。處世兩如何。

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難有禮。

對愁人勿樂。對哭人勿笑。對失意人勿矜。

見人背語。勿傾耳竊聽。入人之室。勿側目旁觀。到人案頭。勿信

手亂翻。

不蹈無人之室。不入有事之門。不處藏物之所。
亦非但遠嫌。亦以避禍。

俗語近於市。纖語近於娼。諱語近於優。

士君子一涉於此。不獨損威。亦難迓福。

聞君子議論。如啜苦茗。森嚴之後。甘芳溢頰。聞小人言語。如嚼餕霜。爽美之後。寒冰凝胸。

凡爲外所勝者。皆內不足。

今人見人敬慢。輒生喜愠心。皆外重者也。此迷不破。胸中冰炭一生。

爲邪所奪者。皆正不足。

二者如持衡然。這邊低一分。那邊即昂一分。未有毫髮相下者也。

存乎天者。於我無與也。窮通得喪。吾聽之而已。存乎我者。於人

無與也。毀譽是非。吾置之而已。

先哲云。無惡而毀。於我何有。一庸人譽之。善而譽。於我何有。一庸人譽之。

則加喜。一庸人毀之。則加怒。是亦庸人而已矣。真善真惡在我。毀譽與我何干。又云。處毀譽。要有識有量。識量大。則毀譽欣戚。不足以動其中。又云。余刻古書。校之又校。然魯魚帝虎。百仍二三。夫親眼相對。尙然。況以耳傳耳。其是非毀譽。寧有真乎。又云。

從來聖賢。未有不遭毀謗者。故曰。其不善者惡之。不爲小人所惡。安得成箇君子。聞毀者。須察這毀言。從何處來。更察這毀人者。是君子。是小人。既可以得毀人者。又可以得被毀者。此兩得之道也。聞譽者。亦用此法。最妙。大凡操進退之柄者。是非毀譽。無日不至於前。置之。則非公聽並觀之道。聽之。則開游揚排擠之端。惟先就毀譽者之人品。以爲權衡。則致毀致譽之由。不辨自明。爲所毀。爲所譽者。邪正立見。此爲用衆。而不爲衆用也。

小人樂聞君子之過。君子恥聞小人之惡。

此存心厚薄之分。故人品因之而別。

慕人善者。勿問其所以善。恐擬議之念生。而效法之念微矣。濟人窮者。勿問其所以窮。恐憎惡之心生。而惻隱之心泯矣。

時窮勢蹙之人。當原其初心。功成名立之士。當觀其末路。

蹤多歷亂。定有必不得已之私。言到支離。纔是無可奈何之處。

吾輩須於此放寬一步。

惠不在大在乎當。厄怨不在多在乎傷心。

毋以小嫌疏至戚。毋以新怨忘舊恩。

兩惠無不釋之怨。兩求無不合之交。兩怒無不成之禍。喫緊全在兩字。

事之成敗。人之禍福。莫不以兩者共成之也。

古之名望相近則相得。今之名望相近則相妒。陳榕門云。無論古今。公則未有

不相得。私則未有不相妒者。所謂私。非獨勢利得失。卽如嫌疑未化。偶有偏主。皆私也。噫。難言之矣。

○齊家類

勤儉。治家之本。忠孝。齊家之本。謹慎。保家之本。詩書。起家之本。

積善傳家之本。

天下無不是底父母。

陳成卿云。自來亂臣賊子。其始皆見得君父有不是處。微根不除。遂至橫決爾。世

間最難得者兄弟。

世有以異母兄弟。而隔膜視者。此但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也。與禽獸何以異。

以父母之心爲心。天下無不友之兄弟。以祖宗之心爲心。天下無不和之族人。以天地之心爲心。天下無不愛之民物。

人君以天地之心爲心。人子以父母之心爲心。天下無不一之心矣。臣工以國家之事爲事。奴僕以家主之事爲事。天下無不

一之事矣。

氣蘊宏深。讀者注意。

孝莫辭勞。轉眼便爲人父母。善毋望報。回頭但看爾兒孫。

子之孝不如率婦以爲孝。婦能養親者也。公姑得一孝婦。勝如得一孝子。婦之孝不如導孫以爲孝。孫能娛親者也。祖父得一孝孫。又增一輩孝子。

父母所欲爲者。我繼述之。凡父母生前所欲爲而不得者。我父

母所重念者。我親厚之。凡父母雖亡。無可補過。然有兄弟。有

之。聯和之。則父母在天之靈悅。有伯叔有宗族。皆祖父所不忘

之。人也。我當體恤之。周濟之。則祖父在天之靈悅。有親戚有鄰

朋。亦祖父所加意之人也。我當提攜之。憐憫之。不獨

祖父在天之靈悅。卽在天虛空之神鬼。亦無不皆悅。
婚而論財。究也夫婦之道喪。爲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
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近世婚姻一事。競尙侈奢。日趨日盛。其
實豪華滿眼。不過一瞬虛名。有何實際。而鋪張揚厲若此。德不

如人而衣飾是尙。家不能治而容治相先。因之敗德蠹家。離間骨肉多矣。先輩詩云。婚姻幾見鬪奢華。金屋銀屏衆口誇。轉眼十年人事變。妝奩賤賣與人家。殊有深味。每見嫁資豐饒之女。多至非貧。則夭者。雖曰其命亦未必非暴殄天物之孽也。葬而求福。究也父子之恩絕。古人云。此真探源而後有地。先有德而持。乃造物祕說。蓋山川英靈之蘊。冲和之萃。必有神物爲之護。每在乎貧賤積善之餘。而凶土之藏。輒卜於富貴不仁之後。若使神工果可奪。天命果可改。則古今富貴在一。家而造物之機。幾息矣。宋謙父云。世人盡知穴在山。豈知穴在方寸間。好山好水。世不乏。苟非其人。尋不見。我見富貴人家墳。往往葬時皆貧賤。迨至富貴力可求。人事盡時天理變。仁人孝子。可以知所自處矣。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是也。君子有百世之養。邱墓是也。

誌石墓碑。

不在禁例。稍有力者。宜內誌以石。或記事功。或止勒亡者生庚。故葬年月。及山向。四至。大概附埋塚內。上樹碑一通。不必過於

高大嫌於僭也。碑面照有無封贈職銜。據實開刻。考妣某某之墓。旁書子某孫某敬立。碑陰仍將父母生庚。故葬年月日。所葬坐山朝向。及墳地四至丈尺。墓田畝數。明白刊刻。庶可示久遠。以防侵佔。爲人子者。不可不急講也。

兄弟一塊肉。婦人是刀錐。言任其剗割也。兄弟一釜羹。婦人是鹽梅。言任

其調和也。大抵婦人之見。不廣遠。不公平。非丈夫有遠識。雖平日素明義理者。迨日漸月漬。則爲其役而不自覺。旨哉鄭濂對明太祖之言曰。治家之道。惟不聽婦人言而已。

兄弟和其中。自樂子孫賢。此外何求。

心術不可得罪於天地。言行要留好樣與兒孫。思辨錄云。教子弟當以身率。先。

每見人家子弟。父兄未嘗著意督率。而規模動靜。性情好尙。輒酷肖其父兄。皆身教爲之也。

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貽於子孫者。不可

不培。現在之福如點燈。隨點則隨竭。將來之福如添油。愈添則愈明。顏光衷云。世之登高第者。自以爲讀書材能所致。權勢在手。恣傲無忌。盡改故步。孰知些小福分。皆從祖父殷勤得來。不添油注炭。熱燄能幾何時乎。

問祖宗之澤。吾享者是。當念積累之難。問子孫之福。吾貽者是。要思傾覆之易。

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吾謂昨日以前。爾父爾祖。皆前世也。要知後世果。今生作者是。吾謂今日以後。爾子爾孫。皆後世也。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棄詩書矣。祖宗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享家業。則忘勤儉矣。此所以多衰門也。

近處不能感動。未有能及遠者。小處不能調理。未有能治大者。

親者不能聯屬。未有能格疏者。一家生理不能全備。未有能安

養百姓者。一家子弟不率規矩。未有能教誨他人者。齊家之道。悉在乎是。

至樂無如讀書。

張夢復訓子云。人心至靈至動。惟讀書可以養之。否則必至心意顛倒。妄想生瞋。往往處逆境

不樂。處順境亦不樂者。此必不讀書之人也。又云。讀書固所以繼家聲。然亦使人敬重。每見仕宦顯赫之家。其老者或退。或故

而。其家索然者。其後無讀書之人也。其家蔚然者。其後有讀書之人也。山有猛獸。而藜藿爲之不採。家有儒士。而強暴爲之改

容。豈止掇青紫。至要莫如教子。善教子者。先要將邪正兩途。與榮宗祊而已哉。

樣做去。自然心有把握。生死受用。皆在於此。而今父兄但思榮其身。不思葆其心。或以聲色貨利。權焰威寵。激其讀書志氣。智

者猶以爲權說。不至誤會。愚者必以爲實義。便唯此是慕。倖得名位。則遂其素志。適足爲長慾蕩淫。作惡損德之資。上辱祖考。

下毒兒孫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子弟有才制其愛母弛其誨故不以驕敗。顏光衷云天下風俗

時先做壞了。人品心術壞時亦自爲子弟時。先做壞了。稍有拂戾。便容受不下。小有才氣。便收拾不住。所以一到長成。放出無狀。來遂不可當。古來灑掃應對。先哲云。教貧賤家兒。尙可稍從雄心猛氣。使之鞭向入微耳。苟先哲云。教貧賤家兒。尙可稍從寬恕。至富貴家子弟。尤須痛懲。不容輕貸。何也。彼其驕貴癡養。頤指氣使。種種已積之胸中矣。苟非嚴父賢師。共勤追琢。鮮有能成器者也。又云。子弟生於富貴家。是大不幸。惟富貴則性傲。千罪百惡。都從傲中來。又云。富貴家子弟。要使他知貧賤的意味。試觀自古聖賢。未有不從憂苦貧賤中來。惟子弟不肖嚴其貧賤。則思自立。思自立。則志剛毅而事有爲矣。子弟不肖嚴其誨母薄其愛。故不以怨離。子弟愚頑無志者。督責過嚴。則彼益賞格鼓舞之。觀古人爲政。必在獎勵與督責並行。乃能致治。則知父兄教子弟神機妙用。亦在獎勵與督責並行也。

雨澤過潤。萬物之災也。恩寵過禮。臣妾之災也。情愛過義。子孫

之災也。

其以肥甘愛兒女。而不思其傷身。以姑息愛兒女。而不思其敗德。皆婦人之仁也。噫。世之自愛而陷於自殺者。又

十人而九矣。故善教子者。一嚴之外。無他術。善用嚴者。一慎之外。無他道。今人教子。每事疏忽。寬縱。不耐留心。迨至德性已壞。聽之不可。禁之不能。誅之又不忍。始悔前日之失教也。晚矣。

安詳恭敬。是教小兒第一法。

但子弟之成否。不必望其才華過人。但觀其謹飭與放肆。則一生之事。

業可豫定矣。

公正嚴明。是做家長第一法。

呂新吾云。齊家者。如以刀切物。使參差者。就於一致。

也。家人恩勝之地。大都情多而義少。私易而公難。若人人各遂其欲。勢將無極。惟剛正之人。則能不以私恩失其正理。故古人以父母為嚴君。而家法要嚴明。蓋對證之治也。又云。家法所係甚重也。猝然而擬人。以俳優雖乞巧。未有不怒者。而俳優之家。不以為怪。為家法之所囿耳。是故欲子孫善。則莫如正家法。而

人一心先無主宰。如何整理得一身正當。人一身先無規矩。如

何調劑得一家肅穆。

一家之中。老幼男女。無一箇規矩禮法。雖眼前興旺。卽此便是衰敗景象。

融得性情上偏私。便是大學問。消得家庭中嫌隙。便是大經綸。

張揚園云。父子兄弟夫婦。人倫之大者。一家之中。惟此三親而已。不可稍有乖張。父子尤其本也。一處乖張。卽處處乖張。安有變禍敗所貽。常及數世。天道然也。

遇朋友交遊之失。宜剴切。不宜游移。處家庭骨肉之變。宜委曲。

不宜激烈。家庭乃天真之地。然到極難處時。不能不以委曲將之。大舜閔子。所以成孝子者。正以難處中能委曲也。

昔賢謂委曲求全。豈遂無術。八字宜味。非過來人。不能道此。

未有和氣萃焉。而家不吉昌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此和氣之最難得者。未有

戾氣結焉。而家不衰敗者。

先哲云。凡至人家。聞老人嗟歎聲。子弟驕縱聲。婦女詈聲。幼穉嬌寵聲。

賓朋諛諛聲。奴僕譁笑聲。婢媼慘切聲。而主人則昏昏然。嬉嬉然。一似作夢。嚙聲者。其家必不久。即破。又云。凡人家門庭雖隘。陋而光潔可愛。供具雖粗淡。而樸素可觀。主人之動作。厚道。子弟之進趨。有禮。案有好書籍。堂有紡織聲。夙興夜寐。不失其常。疏食菜羹。各安其素。目前雖門寒族薄。其興也可翹足而待。先輩詩云。入觀庭戶知勤惰。一出茶湯便見妻。父老奔馳無孝子。要知賢母看兒衣。蓋登人之堂。即知室中之事矣。

閨門之內。不出戲言。則刑于之化行矣。房幄之中。不聞戲笑。則

相敬之風著矣。

夫婦之間。以狎暱始。未有不以怨怒終者。故閨門之內。離一禮字不得。而夫婦反目。則不以禮

節之故也。

人之於嫡室也。宜防其蔽子之過。人之於繼室也。宜防其誣子。

之過。

僕雖能不可使與內事。妻雖賢不可使與外事。居家以內外界限謹嚴爲第一。

禮云。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於此見聖賢防微杜漸之意。有閑家之責者。竟以此爲門內之人鬼關可也。先哲云。治家之道。唯在內外嚴肅。各守己分。凡諸婦女。安居家中。修治己事。不許任意出外遊行。則家法嚴而譏嫌永無。況有傷風敗俗之事。乎哉。至若外來之閒婦女。暗中盜其財物。蓋此輩善揣人意。專一傳播。各家新聞。以悅婦女。暗中盜其財物。尙是小事。常有誘爲不端。魘魅刁拐種種。非一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奴僕得罪於我者。尙可恕。得罪於人者。不可恕。高忠憲公家訓云。人家有體面。

崖岸之說。大害事。家人惹事。直者置之。曲者治之而已。往往爲體面立崖岸。曲護其短。力直其事。此乃自傷體面。自毀崖岸也。長小人之志。生不測之變。多由於此。蓋觀其僕從之敬肆。卽可以知其主之賢否矣。先哲云。馭僕如行軍。法律要嚴。情意要

治。又云。待僕婢須體恤備至。當推吾愛子女之心以恕之。又云。僕婢悍惡者。稍覺。卽善遣之。爲妙。責而不遣。或蓄怒不決。或攻發太驟。未有不子孫得罪於人者。尙可恕。得罪於天者。不可恕。及於禍者。慎之。

奴之不祥。莫大於傳主人之謗語。主之不祥。莫大於行僕婢之

譖語。家人之釁。多起於僕婢造言。而婦人悅之。婦人附會。而丈夫信之。禁此二害。而家不和睦者。鮮矣。

治家嚴。家乃和。居鄉恕。鄉乃睦。

治家忌寬。而尤忌嚴。治家原貴用嚴。此所謂嚴。乃指刻薄而言。常見有十分精緊。一絲不漏者。每至不測。

禍。居家忌奢。而尤忌嗇。鄙嗇之極。必生奢兒。

無正經人交接。其人必是奸邪。所謂正經人者。乃是篤實不欺之君子。非若俗眼所見。爲體面

人物也。此處不可錯認。

無窮親友往來。其家必然勢利。家居耐俗漢。亦是無可奈何處。尋常

親故往來。安得皆名門望族。須當接待以禮。勿蹈浮薄之弊。

日光照天。羣物皆作。人靈於物。寐而不覺。是謂天起。人不起。必

爲天神所譴。如君上臨朝。臣下高臥失誤。不免罰責。夜漏三更。

羣物皆息。人靈於物。烟酒沈溺。是謂地眠。人不眠。必爲地祇所

訶。如家主欲睡。僕婢喧鬧不休。定遭鞭笞。

夙興夜寐。常道也。朱柏書作夜。反常也。

廬謂黎明即起者。蓋謂人生於寅。爲一日作事之始。此時起來。最得清明之氣。且辦事亦綽綽有餘。若長此鼾睡。其昏惰可知。而家政之廢弛。更不待問矣。先哲云。觀人家之起臥早晚。即可以下家道之興衰。歷試歷驗。近見紈袴子弟。沈溺於嗜慾之途。每有日午始興。雞鳴始寢者。反天地之性。悖陰陽之宜。不祥莫大於是。有家法者。無之也。賢子弟。無之也。勤以治生者。無之也。

樓下不宜供神。

并忌作書室。

慮樓上之穢。褻屋後必須開戶。防屋前。

之火災。

○從政類

眼前百姓卽兒孫。莫謂百姓可欺。且留下兒孫地步。堂上一官

稱父母。漫道一官好做。須盡些父母恩情。

汪龍莊學治臆說云。州縣一官。作孽易造。

福亦易。余所見所聞。牧令多矣。其干陽譴。陰禍。親於其身。累及嗣子者。率皆獲上腴民之能吏。其嗣子有罹辟者。或流落所官之地。爲農氓乞養。甚爲富室司閭。人猶呼某少爺。以擲揄之。至遺糶不能歸葬者。不一。姓名尙在人口。余不忍書也。而其勤政愛民。異於常吏之爲者。皆親見其子之爲太史。爲御史。爲司道。天之報施捷於響應。吾願居是職者。慎毋忘福孽之見也。惟是造福云者。非曲法求寬之謂也。人之生。直多枉少。直者弱。枉者強。故姑息養奸。則寬一枉而羣枉逞凶。能除暴安良。則懲一枉而諸枉斂跡。是卽福孽之所由分也。子產寬猛之論。可不熟讀深思歟。

善體黎庶情。此謂民之父母。廣行陰隲事。以能保我子孫。汪龍莊云。

將治堂下百姓。當念家中子孫。將治士子。則念子孫有爲士子之日。將治白丁。則念子孫有爲白丁之日。自然躁釋矜平。終歸仁恕。不然。喜怒由己。枉濫多矣。

封贈父祖易得也。無使人唾罵父祖難得也。恩蔭子孫易得也。

無使我毒害子孫難得也。居官而思其難者。則父祖之澤長。子孫之祚遠矣。

潔己方能不失己。愛民所重在親民。汪龍莊云。親民之道。全在體恤民隱。惜民之力。節民

之財。遇之以誠。示之以信。不覺官之可畏。而覺官之可感。斯有官民一體之象也。蔡文勤公云。親民之官。其要有三。曰息訟。薄賦。興教而已。顧亭林云。今日所以變化人心。蕩滌汚俗。莫急於勤學獎勵二事。

國家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呂新吾云。法至於平。盡矣。君子又加之以

恕。平者公也。恕者仁也。彼不平者加之。以深。不恕者加之。以刻。其傷天地之和多矣。陳榕門云。平恕二字。千古立法之極則。亦千古行法之極則。汪龍莊云。律設大法。順人情。法所不容。姑脫者。原不容曲。法以長奸。情尚可以從寬者。總不妨原情而略法。準情用法。庶不于造物之和。湖州韓某。嘗爲府中阜隸。時遇一酷吏。每行杖。必要三板見血。韓鑽板下一孔。藏豬血。於中。復以竹片鑲好。不使人知。持以行杖。不及三板。而豬血濺出。陰受其福者不少。噫。慈心如此。視彼酷吏。相去殆有人禽之別矣。近聞湖南某官。每夜飲高興時。輒將監內罪犯提出醒酒。此真全無人心者。後某官一子。無故大叫。追呼不已。未幾卒絕。嗣遂

嚴以馭役。而寬以恤民。極於揚善。而勇於去奸。緩於催科。而勤於撫字。

催科不擾。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刑罰中教化。

陳榕門云。洞見致治之大源。可見

藥俗吏之錮弊。

刑罰當寬處卽寬。黎庶皆上天兒女。財用可省時便省。絲毫皆下民脂膏。

居家爲婦女們愛憐。朋友必多怒色。做官爲左右人歡喜。百姓

定有怨聲。

朱勝之云。吏書貪。吾詞不付房。阜隸貪。吾不妄行杖。獄卒貪。吾不輕繫囚。至於婦人有犯。更宜矜全。不可

輕繫。能用爲軫恤。亦子孫之福也。舊家婦女。必不得已而傳質者。許用小轎擡至案前答問。不令出轎。被人觀看。居官能爲婦

女養廉恥。莫大陰功。高忠憲公云。凡勾攝止差里長。非真正強盜人命巨惡。不可濫差。阜隸下鄉。以滋詐擾。是造福小民第

一義。汪待舉知處州。爲政曲盡下情。民有爭訟。呼之使前。面定曲直。不以屬吏。百姓以詩頌之曰。官舍卻如僧舍靜。吏人渾

似野人閒。

官不必尊顯。期於無負國。法道不必博施。要在有裨民物。

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

天非私富一人。託以衆貧者之命。天非私貴一人。託以衆賤者

之身。有德而富貴者。乘富貴之勢。以利物。無德而富貴者。乘富貴之勢。以害人。

在世一日。要做一日好人。做好人。性情舒暢。血氣和平。夢裏清靜。有說不盡的妙處。陳眉公云。人

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生。爲官一日。要行一日好事。熊勉菴云。積德

累功。莫如居官爲易。所謂順風之呼。響應自捷。往往有一事而可當千百善者。又云。凡職任國家政令者。須詳訪民害。爲生靈

請命。則一舉筆間。可種永遠福田。一人可以日行萬善者。莫捷於居官。

貧賤人。櫛風沐雨。萬苦千辛。自家血汗。自家消受。天之鑒察。猶

恕。富貴人衣稅食租。擔爵受祿。萬民血汗一人消受。天之督責更嚴。

平日誠以治民。而民信之。則凡有事於民。無不應矣。平日誠以事天。而天信之。則凡有禱於天。無不應矣。

平民肯種德施惠。便是無位底卿相。士夫徒貪權希寵。竟成有

爵底乞兒。

高忠憲公云。人生爵位。自是分定。非可營求。只看得義命二字透。落得做箇君子。不然。空污穢清淨世界。

空玷辱清白家門。不如窮簷茆屋。田夫牧子。老死而人不聞者。免得出一番大醜也。

無功而食雀鼠是已。肆害而食虎狼是已。

士大夫當圖諸座右。

母矜清而傲濁。母愼大而忽小。母勤始而怠終。

清愼勤是居官本等。居官尙

清固已。惟清而刻。則百姓之生命絕矣。故不獨貪財酷刑。方謂之虐。或祇知急公。而不知撫恤。或疾惡太過。而不容自新。皆虐也。古來清吏。子孫類多不振。并至斬後者。正坐此耳。熊勉菴云。居官以清。士君子分內事。清非難。不見其清爲難。不恃其清。而以操陵轢人。爲尤難。

勤能補拙。儉以養廉。

汪龍莊云。國家澄敍觀方。首嚴墨吏。人卽不自愛。未有甘以墨敗者。資用既絀。左右

效忠之輩。進獻利策。多在可以無取。可以取之間。意謂傷廉尙小。不妨姑試。利徑一開。萬難再望。情移勢偪。欲罷不能。或被下人牽鼻。或受上官掣肘。卒之一念盡歸人。害獨歸己。敗以身徇。不敗亦殃及子孫。皆由不節之一念基之。故欲爲清白吏。必自節始。

居官廉人。以爲百姓受福。予以爲錫福於子孫者。不淺也。曾見有約己裕民者。後代不昌大耶。居官濁人。以爲百姓受害。予以

爲貽害於子孫者不淺也。曾見有瘠衆肥家者。歷世得久長耶。
今之論居官者。輒曰近世卻難爲廉。不知公論自在。到底清白
持躬。亦自有賞識之者。患在先以流品自限。到頭一節不能盡
無染指耳。顏光衷云。黷貨則必酷。彼以爲不顛倒。曲直。則理勝於權。人
寶賄不來也。黷貨則必橫。彼以爲不顛倒。曲直。則理勝於權。人
情有所恃以無恐也。黷貨則必護近習。通意旨。彼以爲不虎噬
成羣。則威令不重。不曲庇私人。則過付無託。且短長既爲所挾。
陰制陽有所屈也。一貪生百酷。一酷吏
又生百爪牙。吁。民幾何不窮且盜哉。

以林皋安樂懶散心做官。未有不荒怠者。以在家治生營產心

做官。未有不貪鄙者。

陳榕門云。居官者之身心。所託命者幾何。人。一日之內。所待理者幾何事。一有安樂

懶散之心。是直以官爲戲。民生休戚。那得復到胸中耶。居官者
潔己以愛民。毋剝民以益己。若竟當作治生營產。是必日在小
民分上較量錙銖。知有己不知有民。吝於
出復奢於入。其始也鄙。其繼也必至於貪。

念念用之。民生則爲吉士。念念用之。套數則爲俗吏。念念用之。

身家則爲賊臣。

呂新吾云。而今士大夫聚首時。只問我輩奔奔忙忙。熬熬煎煎。是爲天下國家。欲濟世安民乎。

抑爲身家妻子。欲位高金多乎。世之治亂。民之生死。國之安危。只於這兩箇念頭定了。嗟夫。若爲身家。則吾輩日多。而世益苦。吾輩日貴。而民日窮。世何貴於有吾輩哉。一魏環溪云。嘗見居官者。不問職掌盡否。興利除害幾何。百姓安危何似。輒問何時陞轉。何日出差。地方好否。宦囊有無。遷移者有誰照管。淹滯者是誰阻抑。凡問及此。卽爲薄待天下之人。不但問者如此。立論。卽本人亦無不如此設想。宦途至此。可爲傷心矣。

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

古之居官也。在下民身上做工夫。今之居官也。在上官眼底做

工夫。

周石藩云。做官要將紗帽看得破。做一日官。辦一日事。決不要辜負他。得做便做。不得做便不做。去就綽然。庶無患。

得患失之慮。若鑽刺蝨緣。獨私壟斷。究竟一片熱衷。皆成幻境。何苦如此。

在家者不知有官。方能守分。在官者不知有家。方能盡分。

君子當官任職。不計難易。是所計者非耳。而志在濟人。故動輒成功。小

人苟祿營私。只任便安。而意在利己。故動多敗事。必避害而害未

利未必得。往往如此。

職業是當然底。每日做他不盡。莫要認作假。權勢是偶然底。有

日還他主者。莫要認作真。呂新吾云。世人把天地真實道理。作虛套子。幹把世間虛套子。卻作實事。

幹。吁。所從來久矣。非霹靂手段。那得變此銅習。陳榕門云。此種習氣。官場尤甚。

一切人爲惡。猶可言也。惟讀書人不可爲惡。讀書人爲惡。更無

教化之人矣。一切人犯法。猶可言也。惟做官人不可犯法。做官人犯法。更無禁治之人矣。

士大夫濟人利物。宜居其實。不宜居其名。居其名則德損。士大夫憂國爲民。當有其心。不當有其語。有其語則毀來。

以處女之自愛者。愛身以嚴父之教子者。教士。

執法如山。守身如玉。愛民如子。去蠹如讎。

鋤奸杜惡。要放他一條去路。苟使之一無

所容。譬如防川者。若盡絕其流。則堤岸必潰矣。

陷一無辜。與操刀殺人者。何別。釋一大慝。

慝。惡也。

與縱虎傷人者。

無殊。

高忠憲公云。惡人者。良民之蠱賊。蠱賊去而良民始安。凡訟師地棍之類。訪其首惡重治。仍籍之於官。使禁其黨類。

一有黨類。詐害良民者。并其首治之。
居官能思害民在何處。思過半矣。

針芒刺手。茨棘傷足。舉體痛楚。刑慘百倍於此。可以喜怒施之。

乎。熊勉菴云。聽訟凡再問。未能治人之煩。先當平己之忿。嘗見
待心平氣和。從頭再問。未能治人之煩。先當平己之忿。嘗見
居官者。因怒而嚴刑。以洩忿。嗟。傷彼父母遺體。而洩吾一時
忿恨。欲子孫之昌盛。得乎。呂新吾云。爲上者之用威。所以行
理也。非以行勢也。理屈而威以劫之。則能使之死。而不能使之
服矣。大盜昏夜持利刃而加人之頸。人焉得而不畏哉。伸無理之
之威。以服人。盜之類也。又云。予嘗怒一卒。欲重治之。召之久不
至。減予怒之半。又久之。而後至。詬之而止。因自笑曰。是怒之久不
發。而中節耶。中減而中節耶。終止而中節耶。惟聖人之怒。初發
時。便恰好。始終只是一箇念。頭不變。陳榕門云。前後原非兩
念。只是初發時。義理不能制血氣耳。血氣稍平。義理
依然中節。人能於怒時。便想到此。自無過當之事。虎豹在前。
坑阱在後。百般呼號。獄犴何異於此。可使無辜坐之乎。
苦牢獄之

爲最。而暑月尤甚。仁人君子。既奉熱審。矜減之例。倣行末減者。清理一番。其重囚。仍在繫者。務遣獄官。掃圄。滌桎。以廣國。家愛民之仁。又不時調閱監簿。分別矜釋。務使眼前火坑。化作清涼世界。此只在當道者。念頭動。舌頭動。筆頭動。一霎時間。德被無疆矣。歷觀古來制酷刑。及嚴狴狴者。必災及其身。并禍延子孫。紀載彰彰矣。

官雖至尊。決不可以人之生命。佐己之喜怒。先哲云。居官之難。不在依違二三。而

在虛心觀察。蓋一人坐獄。閨戶號啼。一罪爰成。官雖至卑。決不妻孥典鬻。其可妄逞喜怒。任己見。以從事乎。官雖至卑。決不

可以己之名節。佐人之喜怒。佐貳官受杖頭錢。替勢要出氣。子孫未有不滅絕者。歷驗不爽。

聽斷之官。成心必不可有。任事之官。成算必不可無。

無關緊要之票。概不標判。則吏胥無權。汪龍莊云。居官宜省票。差。公役中豈有端人。此

輩下鄉。勢如狼虎。余嘗目擊而心傷之。是以昔年佐幕。每囑主人。勿輕籤差。及身親爲之。尤加審慎。吾願幕之留神。尤望官之

留意也。蒲留仙云。居官者不濫受詞訟。即是盛德。不相交涉之人。概不往來。則關防自密。張夢復云。古人美王司徒之德曰。門無雜賓。此最有味。大約門下奔走之客。有損無益。主人以清正高簡安靜爲美。於彼何利焉。人可以啖之以利。可以動之以名。可以誘其子弟。誘其僮僕。外探無稽之言。動其主人。主人不可動。則誘其子弟。誘其僮僕。外探無稽之言。以熒惑其視聽。內洩機密之語。以誇示其交遊。甚且以僞爲真。將無作有。以徼倖其語之或驗。則從中而取利焉。或居要津之位。或處權勢之地。尤當遠之益遠也。又有挾術技以遊者。彼皆藉一藝以售其身。漸與仕宦相親密。而遂以乘機遣會。其本念決不在專售其技也。挾術以遊者。往往如此。故此輩之樸訥。鈍者猶當慎其晉接。若狡黠便佞。好生事端。蹤跡詭祕者。以不識其人。不知其姓名爲善。勿曰我持正。彼安能惑我。我明察。彼不能蔽我。恐久之自墮其術中也。

無辜牽累難堪。非緊要祇須兩造對質。保全多少身家。自古仁人治獄。皆以不株連。及速結爲上。蒲留仙云。每見一詞之中。急要不可少者。不過數人。其餘皆無辜之赤子。妄被羅織者也。帶一名

修文章名世。
位至宰相。

呆子之患深於浪子。以其終無轉智。昏官之害甚於貪官。以其

狼籍及人。

濫准株連。差拘監禁。保押淹留。解審照提。此八者。獄情之大忌也。仁人之所隱痛也。居官者慎之。

官肯著意。一分民受十分之惠。上能喫苦一點。民沾萬點之恩。

汪龍莊云。居官者怠之禍人。甚於貪酷。貪酷有蹟。著在人口。關
冗之害。萬難指數。受者痛切肌膚。見者不關痛癢。聞者或且代
爲之解曰。官事殷忙。勢不暇及。官遂習爲故常。而不知孽之所
積。神實鑒之。夫民以力資生。荒其一日之力。卽窘其一日之生。
余居鄉時。見人赴城投狀。率皆兩日往還。已而候批。已而差傳。
倩親覓友。料理差房。營營奔走。動輒經旬。至於示審有期。又必
邀同鄰證。先期入城。並有親友之關切者。偕行觀看。及至臨期
示改。或狡者有所牽引。諭俟覆訊。則期無一定。或三五日。或一
二十日。差不容離。民須守候。工商曠業。農佃雇傭。差房之應酬。
城寓之食用。無一可省。迨事結而兩造力已不支。展轉匱乏。甚

有羈繫公所。飢寒疾病。因而致死者。嗚呼。官若肯勤。何至於是其負屈不審。抑鬱畢命者。無論已。更有事遭橫逆。不得已告官。候之久而批發。又候之久而傳審。中間數日。橫逆之徒。復從而肆擾。皆怠者滋之害也。故莫善於受牒時。詰訊虛卽發還。其無理者。越夕批發。剋期訊結。官止早費。數刻心。省差房多方需索。養兩造無限精神。此居官第一陰德事也。

禮繁則難行。卒成廢閣之書。法繁則易犯。更甚滅裂之禍。

善啓迪人心者。當因其所明而漸通之。毋強開其所閉。善移易

風俗者。當因其所易而漸反之。毋強矯其所難。居官以化導爲

呂新吾云。十分見識人。與九分者說。便不能了悟。況智愚相去遠甚乎。所貴有識而居人上者。正以其能就無識之人。因其微長而善用之也。不但得體。亦可集事。

非甚不便於民。且莫妄更。非大有益於民。則莫輕舉。居官者須視俗以施

教。察失而立防。是當
今政教之極則也。

情有可通。舊有者不必過裁抑。免生寡恩之怨。事在得已。舊無者不必妄增。設免開多事之門。若理當革時當興合於事勢人情則非所拘矣。

爲前人者無干。譽矯情立一切不可常之法。以難後人。爲後人者無矜能露迹。爲一朝卽改革之政。以暴前人。此不惟不近人情。政體自不宜

爾。若惡政弊規不妨改圖。只是渾厚便好。

事在當因。不爲後人開無故之端。事在當革。毋使後人長不救之禍。呂新吾云。新法非十有益於前。百無慮於後。不可立也。舊法非於事萬無益於理。大有害。不可更也。要在文者實之。偏者救之。缺者補之。流者反之。怠廢者申明而振作之。此治體調停之中策。百世可循者也。又云。一法立而一弊生。誠是。然因

弊生而不立法。未見其爲是也。夫立法以禁弊。猶爲防以止水也。堤薄土疏。而乘隙潰決。誠有之矣。未有因決而廢防者。無弊之法。雖堯舜不能生弊之法。亦立法者之拙也。故聖人不苟立法。不懲小弊而廢良法。不因一時之弊而廢可久之法。又云。君子辦大事。十利而無一害。其舉之也必矣。不得已而權其分數之多寡。利七而害三。則吾全其利而防其害。又較其事之重輕。亦有九害而一利者。爲之。所利重而所害輕也。所利急而所害緩也。所利難而所害可救也。所利久長而所害一時也。此難爲淺見薄識者道。陳榕門云。就利害中權度其多寡。重輕緩急久暫。此爲政至當不易之權衡度量也。

利在一身勿謀也。利在天下者謀之。利在一時勿謀也。利在萬

世者謀之。

呂新吾云。法有九利。不能必其無一害。法有始利。不

笑之。不曰天下本無事。安常襲故。何妨。則曰事勢本難爲。好動

喜事。何苦。至大壞極敝。瓦解土崩。而後付之天命焉。嗚呼。國家

養士。何爲哉。士君子委質。何爲哉。儒者以宇宙爲分內事。何爲哉。

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

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

總是爲天下不爲一身計。久遠不計目前。可爲居官者法。

用三代以前見識而不失之迂。就三代以後家數而不鄰於俗。

陳榕門云。學古易迂。隨時易俗。不迂不俗。自有一番援古證今。變通宜民的道理。

大智興邦。不過集衆思。大愚誤國。只爲好自用。

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

安民者何。無求於民。則民安矣。察吏者何。無求於吏。則吏察矣。

不可假公法以報私仇。不可假公法以報私德。

天德只是箇無我。王道只是箇愛人。

陳榕門云。體用一源的道理。說得如畫沙印泥。

惟有主。則天地萬物自我而立。必無私。斯上下四旁咸得其平。治道之要在知人。君德之要在體仁。御臣之要在推誠。用人之要在擇言。理財之要在經制。足用之要在薄斂。除寇之要在安民。

未用兵時。全要虛心用人。既用兵時。全要實心活人。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故夷齊非湯武。明臣道也。不然。則亂臣接踵而難爲君。天下不可一日無民。故孔孟是湯武。明君道也。不然。則暴君接踵而難爲民。

廟堂之上。以養正氣爲先。海宇之內。以養元氣爲本。

能使賢人君子無鬱

心之言。則正氣伸矣。能使羣黎百姓。無腹誹之語。則元氣固矣。此萬世帝王保天下之要道也。陳榕門云。就人才上論。則爲正氣。就百姓上論。則爲元氣。廟堂之正氣不失。則海宇之元氣自固。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其理如此。政令之所重者。人才。國家之所重者。元氣。

○惠吉類

聖人。斂福。君子。考祥。

作德。日休。爲善。最樂。

開卷。有益。作善。降祥。

崇德。效山。藏器。學海。

羣居。守口。獨坐。防心。

知足。常樂。能忍。自安。

窮達。有命。吉凶。由人。

以鏡。自照。見形容。以心。自照。見吉凶。

陸文安公論洪範五福云。實論五福。但當論人一心。

若其心邪。其事惡。縱使目前富貴。自正人觀之。無異在囹圄糞穢中也。何福之有。其心正。其事善。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自正人觀之。卽是福德。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但自考其心。則知福祥殃咎之至。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必然之理也。

善爲至寶。一生用之不盡。心作良田。百世耕之有餘。

世事讓三分。天空地闊。心田培一點。子種孫收。

要好兒孫。須方寸中放寬一步。欲成家業。宜凡事上喫虧三分。留福與兒孫。豈必盡黃金白銀。積德爲產業。由來皆美宅良田。存一點天理心。不必責效於後。子孫賴之說幾句陰隲語。縱未盡施於人。鬼神鑒之。

非讀書不能入聖賢之域。非積德不能生聰慧之兒。
多積陰德。諸福自至。是取決於天。盡力農事。加倍收成。是取決
於地。善教子孫。後嗣昌大。是取決於人。

事事培元氣。其人必壽。念念存本心。其後必昌。

兒孫心上影。天道眼前燈。

勿爲一念可欺也。須知有天地鬼神之鑒察。勿謂一言可輕也。
須知有前後左右之竊聽。勿謂一事可忽也。須知有身家性命
之關係。勿謂一事可逞也。須知有子孫禍福之報應。

人心一念之邪。而鬼在其中焉。因而欺侮之。播弄之。晝見於形
像。夜見於夢魂。必釀其禍。而後已。故邪心卽是鬼。鬼與鬼相應。

又何怪乎。人心一念之正。而神在其中焉。因而鑒察之。呵護之。上至於父母。下至於兒孫。必致其福。而後已。故正心卽是神。神與神相親。又何疑焉。魏恭簡公云。人心之靈。他人有善有不善。布森列。思慮未起。鬼神未知。方寸起思慮。鬼神早知了。信乎神不可欺。

終日說善言。不如做了一件。終身行善事。須防錯了一樁。

物力艱難。要知喫飯穿衣。談何容易。光陰迅速。卽使讀書行善。能有幾時。

隻字必惜。貴之根也。粒米必珍。富之源也。片言必謹。福之基也。微命必護。壽之本也。

作踐五穀。非有奇禍。必有奇窮。愛惜隻字。不但顯榮。亦當延壽。

茹素雖佛氏教也。好生非上天意乎。

汪疑夫云。持齋戒殺。極是好事。惜不能盡人爲之。顧

口腹有必當嚴戒者。孽報惟食牛最重。感應記言之鑿鑿。余在湖南。聞丙子科鄉試。有士子楊某。素號能文。頭場謄真畢。於卷面書平生未損陰陽。但於牛肉未能嚴戒。十四字。因此被貼。又聞人好食牛肉。於臥病時。有作牛鳴而死者。故食牛所當首戒。至食犬並宜嚴戒也。蝦蟆爲稼食蟲。以及鰻鱗龜鼈螺螄之屬。可不食者。即可戒食。餘則當如孟子所云。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更守無故不殺之戒。多留一物。軀命。卽多培一日善根。舉斯心。加諸彼。由愛物之心。推之。福德何量。梁敬叔云。吳門董个亭封翁。嘗以歉歲。見農夫無力卒歲。以耕牛售諸屠肆。乃倡義邀紳士集貲。於城外闢一園。如所售之價。買牛而牧之。春作時。聽本主人取贖。每歲活牛無算。道光癸卯。吳中大水。游饑。吾鄉林少穆先生。適爲廉訪。亦以冬買牛。春聽贖。次年農事藉以補苴。遐邇頌之。其法蓋仿自董氏云。此法甚善。遇歉歲時。有心人能擔此善舉者。其功德真不可思議也。

高忠憲公家訓云。少殺生命。最可養心。最可惜福。一般皮肉。以般痛苦。物但口不能言耳。不知其刀俎之間。何等苦惱。我卻以日用口腹。人事應酬。絕不爲彼思量。豈復有仁心乎。供客勿多看品。兼用素菜。切切爲生命算計。稍可省者。便省之。省殺一命。於吾心有無限安處。積此仁心。慈念。自有無限妙處。此爲善中一大功課也。陳幾亭家訓云。凡疾病祈禱。勿殺生。嘗見蓮池大師戒殺文中。有此條。悲慘懇惻。悚動狂迷。深助儒理。凡信祈禱者。大抵皆愚夫愚婦。彼等心怖罪愆。妄企解免。不知殺生。乃佛家首戒。何獨於禳災之期。反不依而故犯。死生有命。不足與言。就其所明。引而禁之。亦慮止矣。世人每逢生辰。或逢生子。多有宰殺生靈。酣歌稱慶者。深堪怪歎。姑無論以有用之財。花銷於無益之地。而慶我命生。致物命死。於心安乎。於理當乎。花

仁厚刻薄。是修短關。謙卑驕滿。是禍福關。勤儉奢侈。是貧富關。保養縱欲。是人鬼關。

造物所忌。曰刻曰巧。萬類相感。以誠以忠。

做人無成。心便帶福氣。做事有結果。亦是壽徵。

執拗者福輕。而圓通之人。其福必厚。急躁者壽夭。而寬宏之士。其壽必長。

謙卦六爻。皆吉。恕字終身可行。

作本色人。說根心話。幹近情事。

一點慈愛。不但是積德種子。亦是積福根苗。試看那有不慈愛。底聖賢。一念容忍。不但是無量德器。亦是無量福田。試看那有。不容忍底君子。

好惡之良。萌於夜氣。息之於靜也。惻隱之心。發於乍見。感之於

動也。

湯潛菴臨終時戒子曰。孟子言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

通。若但依成規。襲外貌。終爲鄉原。無益也。許多功德。都從這點真心推暨出來。先生得力在此。宜其臨終猶諄諄也。

裝塑佛像。則幽顯蒙益。印造經文。則法道流通。

佛乃三界太師。四生慈父。經是

人天眼目。苦海舟航。既在生死之中。何可離此。恃怙須知。佛法大無不包。細無不舉。凡十方世界之大。身心性命之微。三世因

果之理。六道輪迴之事。以及反妄歸真。了生脫死。徹證自心。圓成佛道之法。經論備載。若指諸掌。卽世間修齊治平。孝悌友恭。

倫常日用之道。亦復無法不備。毫善弗遺。以故古今聖帝明王。賢臣哲士。莫不崇奉流通。以期自利利人。於無既也。卽有一二

拘墟者。以凡夫知見。妄生闢駁。初則詞意勇銳。億其卽能滅絕。繼則詞理俱屈。每多身自歸依。譬如呆日當空。隻手欲遮。適彰

其佛法光明之廣大。自己知見之淺陋耳。吾本儒者。曾沾法潤。亦企同倫。咸沐佛恩。略述梗概。以饋當世。若能悉心研究。自知

謬也。吾言不謬也。

費千金而結納勢豪。孰若傾半瓢之粟以濟飢餓。構千楹而招徠賓客。何如葺數椽之屋以庇孤寒。

憫濟人窮。雖分文升合。亦是福田。樂與人善。卽隻字片言。皆爲

良藥。

古語云。世間第一好事。莫如救難憐貧。人若不遭橫禍。施捨費得幾文。人誠能約己濟人。色色爲貧人算計。存些贏

餘。以救急難。去無用。可成大用。積小惠。可成大德。乃富人惜財如惜血。目擊困苦顛連。而睽睽相視。毫不動心。以爲生財之道。宜如此。不知財生而心先死矣。心既死。財其能長生乎。至如小本貧民。肩挑貿易。受盡苦辛。覓得幾文微利。爲一家性命所係。其遇可矜。其情可憫。我卻要在他身上討便宜。甚或用重秤。使小錢。猶自以爲得計。不知窮人資此以養生。多不過數文錢耳。在我視之。頗輕。而彼之含怨最重。只此小節。而其人之生平可見矣。況折其一日之本。卽窘其數日之生。所省甚微。所損實大。吾輩戒之。

謀占田園決生敗子。

棄產得產。苦樂不同。置產者宜曲爲體諒。以爲子孫永遠之計。若以產業爲冤業。非

但爲子孫作馬牛。真爲子孫作蛇蠍耳。先輩詩云。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土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還有收人在後頭。

尊崇師傅定產賢郎。

平居寡欲養身。臨大節則達生委命。

王陽明云。世人把身命看得太重。不問當死不當死。

定要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都丟去了。若違了天理。便與禽獸無異。就是偷生在世。千百年。不過做了千百年禽獸。學者於此

等處。最要治家量入爲出。幹好事。則仗義輕財。

燕山竇公。治家看得明白。治家量入爲出。幹好事。則仗義輕財。惟尙儉素。每量

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餘皆濟人。夢祖父謂之曰。汝本無子。且不壽。數年來。陰功浩大。已名掛天曹。增壽三紀。五子俱榮。後

五子登第。俱顯貴。公爲左諫議大夫。年八十有二。沐浴別親友。視死如歸。談笑而逝。八孫皆貴。范文正公。深信天道。絲毫不疑。

詳記其事於策。以示子孫。

善用力者就力。善用勢者就勢。善用智者就智。善用財者就財。
陳榕門云。人生最難得者。力也。勢也。智也。財也。此四者用之於正。何善之不可爲。用之於邪。何惡之不可作。總要在人善用之於四就字。有不肯錯用此四者。不肯輕置此四者之意。然人嘗有云。我非不欲爲善。只是無勢力。財智。愚謂是亦在人耳。有勢力者。以勢力行善。有財智者。以財智行善。固已。卽無勢力。財智。而以公正之論。行規勸之道。未嘗非善。甚至人微言輕。規勸亦不足取信。不妨存一點是非之心。毋嫉善而暴惡。毋幸災而樂禍。毋口是而心非。毋欺愚而飾智。是亦善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此之謂也。

身世多險途。急須尋求安宅。光陰同過客。切莫汨沒主翁。

劉人鑑云。

之有心。如樹之有根。果之有核也。根撥而樹朽。核蛀而果壞。此一定之理。豈人心既喪。而反獨無所害乎。呂新吾云。屬續之時。般般物皆帶不得。惟是帶得此心。卻教壞了。是空身歸去矣。可爲萬古一恨。陳榕門云。心者何。理也。存順沒寧。無非爭這。

些子。

莫忘祖父積陰功。須知文字無權全憑陰。隲最。怕生平壞心術。

畢竟主司有眼。如見心田。

若要文章驚世眼。全憑陰隲合天心。汪龍莊云。余三十九歲領鄉薦。謁

本房師曾公。言八月十六日。漏下二十刻。余卷已閱訖。置几右。隲甫交。忽有瓦墜於几。斜壓余卷。厚不盈一指。而苔痕斑駁。急取卷覆校。藏於篋。方就寢。又聞几上有聲。則余卷出。篋陳几。而瓦失所在。次早呈薦。兩座主深爲擊節。已定元十日。陸耳山師欲傳衣鉢。改置第三。問余有何陰隲。得致此祥。余曰。當是先人蔭耳。嗣晤榜首許春巖。遂同謁兩主考。俱述飛瓦事。交相詫異。內簾深夜。戶牖皆閉。瓦之去來。真不可解。傳其事者。咸謂吾母苦節之報云。又云。余十八歲。初應鄉試。有同號生。呼求換卷。提調鹽驛道趙公。見其卷前後。各書一好字。如杯大。問之。生曰。某卷完熟睡。夢人伸手入簾曰。汝今科必中。令於手心。手背。各書一好字。不料俱在卷上也。趙公曰。好字。於文爲女子。汝自問平日有罪過否。生再三哀籲。貌若甚恐。場中有鬼神。可不懼歟。

天下第一種可敬人。忠臣。孝子。天下第一種可憐人。寡婦。孤兒。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

形若正。不求影之直。而影自直。聲若平。不求響之和。而響自和。德若崇。不求名之遠。而名自遠。

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顯名。

施必有報者。天地之定理。仁人述之以勸人。施不望報者。聖賢之盛心。君子存之以濟世。

先哲云。天道福善禍淫。理固不爽。然善者獲福。吾非爲福而修善。淫者獲

禍。吾非爲禍而改淫。雖善獲禍。而淫獲福。吾寧善而處禍。不肯淫而要福。君子但盡吾性分之所當爲者而已。不言禍福利害。其言禍福利害者。爲世教發也。

面。前。的。理。路。要。放。得。寬。使。人。無。不。平。之。歎。身。後。的。惠。澤。要。流。得。遠。令。人。有。不。匱。之。思。熊勉庵云。做官想到去之日。做人想到死之日。便當留一二好事與人間。縱不能

留好事。決不當再留不好事也。

不。可。不。存。時。時。可。死。之。心。不。可。不。行。步。步。求。生。之。事。存時時可死心。則身

輕而道念自生。行步步求生事。則性善而孽緣不染。

作。惡。事。須。防。鬼。神。知。幹。好。事。莫。怕。旁。人。笑。善心真切。則不怕人笑矣。

吾。本。薄。福。人。宜。行。惜。福。事。吾。本。薄。德。人。宜。行。積。德。事。

薄。福。者。必。刻。薄。刻。薄。則。福。愈。薄。矣。厚。福。者。必。寬。厚。寬。厚。則。福。益。

厚。矣。張揚園云。土薄則易崩。器薄則易壞。酒醴厚則能久藏。布帛厚則堪久服。存心厚薄。固壽夭禍福之所由分也。人其

自察於用
心之際哉。

有工夫讀書。謂之福。有力量濟人。謂之福。有明道濟世著述。謂之福。有聰明渾厚姿質。謂之福。無是非到耳。謂之福。無疾病纏身。謂之福。無塵俗撓心。謂之福。無兵凶荒歉之歲。謂之福。

從熱鬧場中出幾句清冷言語。便掃除無限殺機。向寒微路上用一點赤熱心腸。自培植許多生意。

入瑤樹瓊林中皆寶。有謙德仁心者爲祥。

談經濟外。當談道義。可以化人。談心性外。當談因果。可以勸善。藏書可以邀友。積德可以邀天。

作德。日。休。是。謂。福。地。居。易。俟。命。是。謂。洞。天。

心。地。上。無。波。濤。隨。在。皆。風。恬。浪。靜。性。天。中。有。化。育。觸。處。見。魚。躍。
鳶。飛。

貧。賤。憂。戚。是。我。分。內。事。當。動。心。忍。性。靜。以。俟。之。更。行。一。切。善。以。
幹。轉。之。富。貴。福。澤。是。我。分。外。事。當。保。泰。持。盈。慎。以。守。之。更。造。一。
切。福。以。凝。承。之。事。若。不。乘。此。時。造。福。更。要。使。性。氣。縱。喜。怒。有。些。子。
地。矣。事。便。不。耐。煩。非。但。自。尋。苦。惱。不。旋。踵。而。一。敗。塗。

世。網。那。時。跳。出。先。當。忍。性。耐。心。自。安。義。命。卽。網。羅。中。之。安。樂。窩。
也。塵。務。不。易。盡。捐。惟。不。起。爐。作。竈。自。取。糾。纏。卽。火。坑。中。之。清。涼。

散也。

熱不可除。而熱惱可除。秋在清涼臺上。窮不可遣。而窮愁可遣。

春生安樂窩中。困苦而憂憂更苦。處貧而樂樂忘貧。

富貴貧賤。總難稱意。知足卽爲稱意。山水花竹。無恆主人。得閒便是主人。

要足何時足。知足便足。求閒不得閒。偷閒卽閒。

知足常足。終身不辱。知止常止。終身不恥。杜靜臺書齋對聯。無求勝在三公上。知足

常如萬斛餘。名言可佩。

急行緩行。前程總有許多路。逆取順取。命中只有這般財。順者遲收

之逆者捷得之。畢竟禍福若霄壤焉。人宜何從哉。誠可爲熱衷人。作一服清涼散。

理欲交爭。肺腑成爲吳越。物我一體。參商終是弟兄。

以積貨財之心。積學問。以求功名之心。求道德。以愛妻子之心。愛父母。以保爵位之心。保國家。

移作無益之費。以作有益。則事舉。移樂宴樂之時。以樂講習。則智長。移信邪道之意。以信聖賢。則道明。移好財色之心。以好仁義。則德立。移計利害之私。以計是非。則養精。移養小人之祿。以養君子。則國治。移保身家之念。以保百姓。則民安。凡此七移。卽則遷。有過則改者也。遷改者。移之謂也。

做大官底是一樣家數。做好人底是一樣家數。

陳榕門云。從好人做出大官事。

業。做大官不失好人本色。此爲最上家數。

潛居儘可以爲善。何必顯宦躬行。孝弟志在聖賢。纂輯先哲格言。刊刻廣布。行見化行一時。澤流後世。事業之不朽。蔑以加焉。貧賤儘可以積德。何必富貴。存平等心。行方便事。效法前人。懿行訓俗。型方自然。誼敦宗族。德被鄉鄰。利濟之無窮。孰大於是。

一時勸人以言。

張夢復云。人能處心積善。一言一動。常思益人。而痛戒損人。必爲天地之所佑。鬼神之所欽。而

享其多福矣。

百世勸人以書。

先哲云。流通善書。貽澤最遠。人誠能重刊不朽。廣布無窮。則一句善書。提醒了

一點善心。成就了百世善人。非但轉禍爲福。直如起死回生。乃好爲阻施者。動曰不中用。甚且目之爲迂笑。以爲腐噫。是絕善

類也。是滅善教也。若人盡效尤。則善書幾淪沒而永絕於天下。後世又何異於焚書坑儒矣乎。言念及此。哭盡眼中血矣。汪龍莊云。余十六歲時。偶檢先人遺篋。得太上感應篇註。讀之。覺凜凜。自此晨起。必虔誦一遍。終身不敢放縱。實得力於此。靜以修身。儉以養福。入則篤行。出則友賢。

讀書者不賤。力田者不飢。積德者不傾。擇交者不敗。此四語。人宜常將

身訓

明鏡止水。以澄心。泰山喬嶽。以立身。青天白日。以應事。霽月光風。以待人。

省費醫貧。恬退醫躁。獨臥醫淫。隨緣醫愁。讀書醫俗。此之謂國手。

以鮮花視美色。則孽障自消。鮮花可愛。過目不留。以流水聽絃歌。則性靈

何害。流水可聽。過耳不戀。

徵事宜讀史。澄心宜靜坐。談道宜訪友。福後宜積德。

○悖凶類

富貴家不肯從寬。必遭橫禍。聰明人不肯學厚。必殀天年。

倚勢欺人。勢盡而爲人欺。恃財侮人。財散而受人侮。

暗裏算人者。算的是自家兒孫。空中造謗者。造的是本身罪孽。

天道好還。不爽一線。未有不反中其身者。世間奸險之徒。縱不爲他人謀。獨不爲自己慮乎。古詩云。於今看破循環理。笑倚欄杆頭。

飽肥甘。衣輕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富貴。不知止者。殺身。

天道忌盈。滿則必覆。此理之一定者。王允昌家訓云。凡非分之富貴。能於此看得破。遠之避之。自是天地間一好人。雖貧賤以死。光榮多矣。若念頭一錯。必將攘臂。何所不爲。無論爲千古笑罵。往往奇禍隨之。吾願子孫以此爲戒。

文藝自多浮薄之心也。富貴自雄卑陋之見也。此二人者。皆可憐也。而雄富貴

者尤鄙。滿面富貴氣。此是市井小兒。不堪入有道門牆。

位尊身危。財多命殆。

田靜持云。位高未必危人。而禍常加之。家富未必樹怨。而怨常集之者。知進而不知

退。知得而不知廉也。故處世宜知退。律身須知廉。張夢復云。人生適意之事有三。曰貴。曰富。曰多子孫。然是三者。善處之則爲福。不善處之則反足爲累。至爲累而求所謂福者。不可見矣。何則。高位者責備之地。忌嫉之門。怨尤之府。利害之關。憂患之窟。勞苦之藪。謗訕之的。攻擊之場。古之智人。往往望而卻步。況有榮則必有辱。有得則必有失。有進則必有退。有親則必有疏。況若但許邱山之得。而不容銖兩之失。天下安有此理。但己身無大譴過。而外來者平淡視之。此處貴之道也。前人以貨財爲五

家公共之物。一曰國家。二曰官吏。三曰水火。四曰盜賊。五曰不肖子孫。夫人厚積則必經營布置。生息防守。其勞不可勝言。則必親戚之請求。貧窮之怨望。僮僕之奸騙。大而盜賊之劫取。小而穿窬之鼠竊。經商之虧折。行路之失脫。田禾之災傷。攘奪之爭訟。子弟之浪費。種種之苦。貧者不知。惟富者兼而有之。人能知富之爲累。則取之當廉。而不必厚積。以招怨。視之當淡。而不必深計。以累心。當思我既有此財貨。彼貧窮者不取我而誰取。不怨我而誰怨。平心息忿。庶不爲外物所累。儉於居身。而裕於待物。薄於取利。而謹於蓋藏。此處富之道也。至子孫之累。尤多矣。少小則有疾病之慮。稍長則有功名之慮。浮奢則有不善治家。納交匪類之慮。一離膝下。則有道路寒暑。饑渴之慮。以至由子而孫。輾轉無窮。更無底止。夫年壽既高。子孫蕃衍。安保無疾病痛苦之事。賢愚不齊。升沈各異。聚散無常。憂樂自別。但當教之孝友。教之謙讓。教之立品。教之讀書。教之擇友。教之養身。教之儉用。教之作家。其成敗利鈍。父母不必過爲縈心。聚散苦樂。父母不必過爲憂念。但念此生多幸。粗足衣食。廣積陰德。多行方便。己不刻薄。後人自無悖出之患。己不偏私。後人自無攘奪之患。己不貪婪。後人自無淫蕩之患。至於天行之數。稟賦之

愚。有才而不遇。無因而致疾。延良醫。慎調治。延良師。謹教訓。父母之責盡矣。父母之心盡矣。此處多子孫之道也。予每見世人。處好境而鬱鬱不樂。動多悔吝。憂戚心。皆此三者之故。由不明斯理。是以心徧見陰。未食其報。先受其苦。能靜體吾言。於擾擾之中。存熒熒之亮。豈非熱火坑中。一服清涼散。苦海波中。一架八寶筏哉。

機者禍患所由伏。人生於機。卽死於機也。巧者鬼神所最忌。人有大巧。必有大拙也。巧。今人無事不用機。殆未之思耳。

出薄言。做薄事。存薄心。種種皆薄。未免災及其身。設陰謀。積陰私。傷陰隲。事事皆陰。自然殃流後代。

積德於人所不知。是謂陰德。陰德之報。較陽德倍多。造惡於人所不知。是謂陰惡。陰惡之報。較陽惡加慘。

家運有盛衰。久暫雖殊。消長循環。如晝夜。人謀分巧拙。智慧各別。鬼神彰瘕。最嚴明。

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

或問天堂地獄之說。

曰。善則心體潔淨。光明正大。爲陽剛君子。惡則心體邪暗。偏曲昏晦。爲陰柔小人。陽從陽類入乎天。陰從陰類入乎地。

爲惡畏人知。惡中尙有轉念。爲善欲人知。善處卽是惡根。

謂鬼神之無知。不應祈福。謂鬼神之有知。不當爲非。

勢可爲惡而不爲。卽是善。

若更乘勢以行善。此是大善。

力可行善而不行。卽

是惡。

若更以加力作惡。此是極惡。

於福作罪。其罪非輕。於苦作福。其福最大。

顏光衷云。濟人利物。無時之一分。可當有。

時之萬分。若必待富有而後行。誠恐後來之富有不可必。而今日之美事反虛過矣。

行善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行惡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消。日有所損。

使爲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子孫羞之。宗族鄉黨賤惡之。如此而不爲善。可也。爲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子孫榮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爲善。使爲惡而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子孫榮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爲惡。可也。爲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子孫羞之。宗族鄉黨賤惡之。何苦而必爲惡。

爲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雖鬼神亦陰

相之爲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叛之。朋友鄉黨怨之。雖鬼神亦陰殛之。

爲一善而此心快。愜不必自言。而鄉黨稱譽之。君子敬禮之。鬼神福祚之。身後傳誦之。爲一惡而此心愧。忤雖欲掩護。而鄉黨傳笑之。王法刑辱之。鬼神災禍之。身後指說之。

此二者孰得孰失。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無用之人。苟存心於利己。於人必有所害。

膏粱積於家。而剝削人之糠粃。終必自亡。其膏粱文繡充於室。而攘取人之敝裘。終必自喪。其文繡

人謂不知足者。無時而足。吾謂不知足者。必有時而足。

真不足也。周石藩云。人心無厭。得隴望蜀。勢所必至。告之以蜀。不必望。退而守隴足矣。而其心且拂然怒。必至求蜀不得。並其隴而亦失之。而後悔其心之過奢。才之妄用也。人情往往如此。

天下無窮大好事。皆由於輕利之一念。利一輕。則事事悉屬天

理。爲聖爲賢。從此進基。

曹凝庵云。天下無捨不得錢之好人也。余嘗謂鄙吝之夫。爲天下之大惡人。謂

其心之不仁也。亦天下之大愚人。謂其心之不智也。君子天下亦仁而已矣。智而已矣。未有仁智之人。而無慷慨之行者。天下

無窮不肖事。皆由於重利之一念。利一重。則念念皆違人心。爲

盜爲跖。從此直入。

惻隱之心。是天地生人的種子。重了財。不肯救濟。這點靈根。漸漸滅。便賣絕生生世世

人的種子了。陳幾亭云。諺稱富人爲財主。言其主持錢帛也。祖父傳業。雖不可浪費。然約己周人。則業不墮而德可行。今之多財者。皆役於財者也。能守能散。是名財主。曰慳曰吝。是名財奴。世有一種人。其待兄弟親戚。故舊也。絲毫必較。及爭虛體

面。爲無益之事。則不惜無窮浪費。此全不知本末輕重。而豐儉倒施者也。夫人至於豐儉倒施。豈尙有善行足觀也哉。

清欲人知。人情之常。今吾見有貪欲人知者矣。朶其頤垂其涎。惟恐人誤視爲靈龜而不飽其欲也。善不自伐。盛德之事。今吾見有自伐其惡者矣。張其牙露其爪。惟恐人不識爲猛虎而不畏其威也。

世之愚人。每以奢爲有福。以殺爲有祿。以淫爲有緣。以詐爲有謀。以貪爲有爲。以吝爲有守。以爭爲有氣。以瞋爲有威。以賭爲有技。以訟爲有才。可不哀哉。

黎氓蚩蚩。顛倒滋甚。良可浩歎。先輩詩云。陰功須向生前積。孽債休

教身後還宜猛省之。

謀館如鼠。得館如虎。鄙主人而薄弟子者。塾師之無恥也。賣藥如仙。用藥如顛。賊人命而諉天數者。醫師之無恥也。覓地如瞽。談地如舞。矜異傳而謗同道者。地師之無恥也。世人有三無恥。人每以神明事之。可恨。

不可信之師。勿以私情薦之。使人託以子弟。不可信之醫。勿以私情薦之。使人託以生命。不可信之堪輿。勿以私情薦之。使人託以先骸。不可信之女子。勿以私情媒之。使人託以宗嗣。此數者。極壞陰德。不可不戒。

肆傲者納侮。諱過者長惡。貪利者害己。縱慾者戕生。

古詩云。虎尾春冰。寄

此生。君子以爲虎尾春冰者。小人以爲大欲存焉。此所以君子小人不容並立。而修吉悖凶甚懸殊也。

魚吞餌。蛾撲火。未得而先喪其身。猩醉醴。蚊飽血。已得而隨亡。其軀。鷺食魚。蜂釀蜜。雖得而不享其利。

世之皇皇求利者。大率類此。

慾不除。似蛾撲燈。焚身乃止。貪不了。如猩嗜酒。鞭血方休。

明星朗月。何處不可翱翔。而飛蛾獨趨燈焰。嘉卉清泉。何物不可飲啄。而蠅蚋爭嗜腥羶。

飛蛾死於明火。故有奇智者。必有奇殃。游魚死於芳綸。故有酷嗜者。必有酷毒。

非分之福。無故獲之。非造物釣餌。卽人世機阱。切須當下猛省。斬滅癡腸。

慨夏畦之勞勞。秋毫無補。憫冬烘之貿貿。春恩廣覃。

吉人無論處世平和。卽夢寐神魂無非生意。凶人不但作事乖戾。卽聲音笑貌。渾是殺機。

仁人心地寬舒。事事有寬舒氣象。故福集而慶長。鄙夫胸懷苛刻。事事以苛刻爲能。故祿薄而澤短。

充一箇公己公人心。便是吳越一家。

程子云。人能將一箇身子。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

般看。則有甚妨礙。

任一箇自私自利心。便是父子仇讎。

天下興亡。國家治亂。萬姓死生。

只爭這箇些子。

理以心爲用。心著於欲。則理滅。如株幹斬而本亦敗壞。心以理爲本。理被欲蔽。則心亡。如水泉竭而河亦乾枯。

魚與水相合。不可離也。離水則魚槁矣。形與氣相合。不可離也。離氣則形壞矣。心與理相合。不可離也。離理則心死矣。先哲云。於心死。而身死次之。學者須時時喚令此心不死也。昧理者心先死。喚醒則心生。陳白沙禽獸說云。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血肉筋骨。痰涎屎尿。腥臊臭穢。不忍見聞。唯止飢能食。渴能飲。能著衣服。能行淫慾。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有所爲。一任氣血。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

天理是清虛之物。清虛則靈。靈則活。人欲是渣滓之物。渣滓則蠢。蠢則死。天地常活。無欲故也。人物常死。有欲故也。天理是本。生之邪穢。死之途也。而人貪之。是惑也。

母以嗜慾殺身。母以貨財殺子孫。母以政事殺百姓。母以學術

殺天下後世。

母執去來之勢而爲權。母固得喪之位而爲寵。母恃聚散之財。

而爲利。母認離合之形而爲我。

談古錄云。離婁不見與薪師曠不聞霹靂儀秦不能吐一詞。賁

育不能舉一羽。人謂必無是事。豈知終有是時。到此時候。何智何愚。何勇何怯。惟留賢奸邪正之名。以掛人齒頰而已。人能擡頭。將命字一想。到底將死字一算。放眼將人世窮通得喪一看。吁。亦可掉下機心。撇開妄念矣。昔史彌遠死而復蘇。作詩引咎云。早知泡影須臾事。悔把恩仇抵死分。殊堪猛省。古人稱不朽者三。曰立德。立功。立言。至此之外。皆如浮雲幻影。瞬息眼前。鮮有能長存者。周之九鼎。秦之傳國璽。以王家之重器。猶不能歷久以遞傳。又何論籬落間之瑣瑣者耶。噫。世之爲千載之圖。身後之計者。當知所尙矣。

貪了世味的滋益。必招性分的損。討了人事的便宜。必喫天道。

的虧。是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

精工言語。於行事毫不相干。照管皮毛。與性靈有何關涉。

荆棘滿野。而望收嘉禾者。愚。私念滿胸。而欲求福應者。悖。

莊敬。非。但。日。強。也。凝心靜氣。覺分陰寸晷。倍自舒長。安肆。非。但。

日。偷。也。意縱神馳。雖累月經年。亦形迅駛。

自家過惡。自家省。待禍敗時。省已遲矣。自家病痛。自家醫。待死亡時。醫已晚矣。

多事爲讀書第一病。多慾爲養生第一病。多言爲涉世第一病。

多智爲立心第一病。多費爲作家第一病。

今之用人。只怕無去處。不知其病根在來處。今之理財。只怕無來處。不知其病根在去處。陳榕門云。人之來處有二。所以教之。所以取之是也。財之去處惟一。所以用之是也。

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賤。而無能。老不足歎。可歎是老。而無成。死不足悲。可悲是死。而無補。陳榕門云。人生在世。

無時無地。不當盡之道。

事到全美處。怨我者難開指摘之端。行到至污處。愛我者莫施掩護之法。

衣垢不湔。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慚色。行垢不湔。德缺不補。對天

豈無愧心。

供人欣賞。儕風月於烟花。是曰褻天。逞我機鋒。借詩書以戲謔。

是名侮聖。

風流罪過。賢者不免。吾輩所宜深戒。

罪莫大於褻天。惡莫大於無恥。過莫大於多言。

言語之惡。莫大於造誣。行事之惡。莫大於苛刻。心術之惡。莫大於深險。

談人之善。澤於膏沐。暴人之惡。痛於戈矛。

呂新吾云。聞人之善而掩覆之。或文致以

誣其心。聞人之惡而播揚之。或枝葉以多其罪。此皆得罪於鬼神者也。吾黨戒之。聞善則疑。聞惡則信。其人生平。必有惡而

無善。

當厄之施。甘於時雨。傷心之語。毒於陰冰。

陰巖積雨之險奇。可以想爲文境。不可設爲心境。華林映日之
綺麗。可以假爲文情。不可依爲世情。

許由洗耳以鳴高。予以爲耳其實也。其言已入於心矣。當剖心
而澣之。陳仲出哇以示潔。予以爲哇其滓也。其味已入於腸矣。
當剖腸而滌之。

詆緇黃之背本宗。或矜帶壞聖賢名教。詈青紫之忘故友。乃衡

茅傷骨肉天倫。

發人深省。

炎涼之態。富貴甚於貧賤。嫉妒之心。骨肉甚於外人。

兄弟爭財。父遺不盡不止。妻妾爭寵。夫命不死不休。

受連城而代死。貪者不爲。然死利者。何須連城。攜傾國以告殂。淫者不敢。然死色者。何須傾國。

烏獲病危。雖童子制挺可撻。王嬙臭腐。惟狐狸鑽穴相窺。

靜念及此。

味如雪淡。興若冰消。

聖人悲時憫俗。賢人痛世疾俗。衆人混世逐俗。小人敗常亂俗。

嗚呼。小人壞之。衆人從之。雖憫雖疾。竟無益矣。故賢人在位。則移風易俗。陳榕門云。先有一段悲憫痛疾之心胸。而後有一番移風易俗之事業。徒然憤世疾俗。以爲高。與世誠無益也。

讀書爲身上之用。而人以爲紙上之用。高忠憲公云。聖賢之書。不是教人專學作文字。

求取富貴。乃是教天下萬世做人的方法。今人都不曾依那書上做得一句。所以讀底是古人書。做底是俗人事。誠所謂書自書。我自我。與不。做官乃造福之地。而人以爲享福之地。今之居學者。何以異。

但爲自己享福計。且爲子孫享福計。百計搜索橫財。以供享福之用。噫。誤矣。上天生爾。爲造福之人。今反爲造殃之人。清夜自思。上天其肯寬宥乎。鬼關頭。壯年正勤學之日。而人以爲養安享福。二念。居官者。人鬼關頭。壯年正勤學之日。而人以爲養安之日。楊道淵云。而今學者。通病。當失意時。便奮發曰。到家卻要明日再做。且歇二字。遂循環過了一生。士君子進德修業。皆爲且歇二字所牽縛。白首竟成浩歎。果能一旦奮發有爲。鼓舞不倦。除卻進德。是死而後已工夫。其餘科第本消退之根。而人以事業。不過五年七年。無不成就之理。科第本消退之根。而人以爲長進之根。富貴之始開也。至暮則復合。至不能合。則落矣。人家一開。不可復合。吾懼其落之不遠也。邵康節云。牡丹含蕊。爲盛。爛縵爲衰。蓋日午則戾。月盈則虧。月盈日午。有道之士。所不處。

焉。楊石齋廷和當國時。弟爲卿者一。任方伯者二。諸子姪又數
 人。皆通顯。子慎復成進士第一。賀者盈門。公獨顰蹙而歎。或問
 故。公曰。君知傀儡場乎。方奏技時。次第陳舉。曲終而傀儡盡出。
 人家氣數有限。盡洩不宜。吾恐今是曲終時也。未幾以議大禮。
 不合。公罷相歸。慎戍滇。僉事恂以
 殺人抵大辟。人始服公之先見。

盛者衰之始。福者禍之基。

福莫大於無禍。禍莫大於邀福。

音義

隔 又
 音友

攫 也
 音攫 攫取

弭 又
 音教 弭弓 弭也 息也

狃 也
 音狃 狃狎也

菑 也
 音菑 菑田一

噬 也
 音噬

戕 也
 音戕 戕賊也

臻 也
 音臻 臻到也

畚 也
 音畚 畚田三

悖 也
 音悖 背戾

污 也
 音烏 穢也

戇 也
 音戇 愚也

乖 也
 音乖 怪字平

囂 也
 音囂 楊誼譁

圻 也
 音圻 圻界也 王圻

黠^{音轄瑟也} 踏^{也音創失道} 牟^{也音取脾也牛鳴} 認^{也音捻垢濁} 籩^{音邊竹器} 鬻^{音育賣也} 泯^{亂音也也也} 豚^{音屯豬也} 牡^{也音獻畜父} 戛^{又音猶拮執也也} 跖^{人音名盜跖} 隘^{陋音也狹也}

眚^{音省災也} 管^{也音廢捶擊} 綽^{綏音也焯寬也} 侈^{泰音此奢也} 泚^{也音汨沒垢濁} 簋^{音鬼祭器} 胞^{也音粹堅也} 纈^{音軫綴也} 猥^{也音家牡豕} 牝^{也音品畜母} 鑰^{也音藥鎖鑰} 戾^{也音利背戾}

伎^{音真忌也} 翳^{也音翳飛舉} 峻^{音俊高也} 缶^{音否瓦器} 爍^{與音鏐通光也} 孱^{劣音也潺弱也} 黠^{垢音獨濁也也} 侮^{也音賤武慢易} 阱^{陷音也穽坑也} 簞^{也音構掃箒} 煨^{音煨鍊也} 睿^{也音銳深明}

諛^{也音與甘言} 硜^{音鏗石聲} 坂^{通音反與阪} 陋^{音路鄙也} 截^{斷音捷止也} 閃^{音陝避也} 簠^{稷音甫盛黍} 撓^{摧音折撓屈也} 腔^{口音腔骨體} 沴^{惡音戾害也} 咻^{音休隨也} 垢^{不音淨苟塵也}

芪^{音其藥名} 蹙^{貌音鄂失勢} 薦^{也音薦類鳥} 饕^{也音滔貪食} 漬^{水音浸物也如} 稜^{稜音農觚角也又威} 鳩^{也音振毒鳥} 齧^{音齧噬也} 鑿^{穿音也昨鑿也} 羶^{也音膻羊臭} 剽^{劫音也深去聲} 糲^{精音戾米不}

汨二 驥二 諄二 櫻二 蚩二 遏二 矧二 攝二 啄二 蕤二 讞二
 音谷沒也 也音縗馳驟 音粹厲也 迫音嬰觸也 蚩音管魄也 音惡止也 音審況也 也音歛提振 也音琢鳥食 也音茲水鳥 也音孽斷獄

賅二 毀二 氓二 殆二 妍二 蝨二 桁二 頽二 畦二 瘴二
 奇音也該膽也 也音燬譏言 也音萌民庶 安音待危不 音年美也 蝨音卑食穀 音衡刑具 音推傾也 也音希田畦 惡音旦顯其

畧二 倏二 腴二 籲二 壑二 輯二 轢二 愍二 豁二 婪二
 也音鬼時刻 速音也叔犬行 也音宜剝削 音豫呼也 音溝也蟄谷也 也音集編輯 踐音也歷車所 也音懟衆怨 也音霍開朗 音藍貪也

洊二 祚二 萌二 峭二 颯二 窒二 版二 囿二 酷二 鐫二
 也音薦再至 祿音也助福也 也音蒙草芽 峻音峭山勢 音協人名 通音滯礙不 也音板木片 也音有園囿 也音哭殘忍 音前刻也

罅二 詬二 黜二 迨二 斲二 闕二 嗜二 淆二 漣二 瘠二
 音下隙也 也音垢詆毀 貶音也忱退也 音代至也 音琢斫也 不音治事也 也音示偏愛 也音爻雜亂 音煎洗也 不音肥瘠瘦瘠也

聲明啓事

淨空法師所有一切著述、
錄音帶、錄影帶、光碟雷
射等出版物，暨四眾同修
整理文物書刊，公開授權
大眾翻印流通、播放，但
不得擅自加註版權所有，
任意增減內容，非法牟利
，侵害公眾權益及原著本
意。如有故違，將予查究
，特此聲明。

普爲出資及讀誦受持
輾轉流通者迴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途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

This book is for free distribution. It is not for sale. Printed in Taiwan.

格言聯璧

公元二〇一二年四月 恭印參仔冊

出版者：華藏淨宗學會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三三三之一號二樓

電話：（〇二）二七五四—七二八

傳真：（〇二）二七五四—七二六二

劃撥帳號：一九三九一〇七六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華藏淨宗學會

E-mail：hwadzan@hwadzan.tw（請法寶專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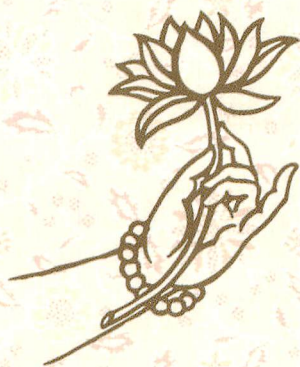
www.amtb.tw

www.amtb.cn

www.chinkung.org

www.hwadzan.tw

承印者：和裕出版社（〇六）二四五四〇二三—七



華藏淨宗學會
THE CORPORATION
REPUBLIC OF HWA DZAN SOCIETY

本會一切法寶，免費結緣，禁止販售，請勿擅改內容，歡迎翻印流通。

This book is for free distribution. It is not for sale.

Printed in Taiwan